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五

獸部七 驢 駱駝 牛

驢

**原**許慎說文曰驢似馬長耳驢子也 驢亡東反 何承天

纂文曰驢一曰漢驪其子曰驢 **增**又曰其鳴歐意 歐

啞 率以午及五更初而鳴 爾雅翼曰驢力在髀 酉

陽雜俎曰驢走少有雙擲者但四足迅行耳 山堂肆

考曰性能旋磨及馱負龐褐低小不甚駿異故曰蹇驢

清異錄曰驢名長耳公 資暇集曰代呼驢為衛於

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曰以其有軸有槽





譬如諸衛有胄曹也因目爲衛 爾雅翼曰晉衛玠好  
乘之故以爲名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無牛  
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野驢有角 **原**楚辭九  
懷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用日無多 **增**又  
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柳宗元文曰白義  
駮耳之得康莊地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  
李白詩曰驪駟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 杜甫  
詩曰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又偈仄行曰東家蹇  
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宋蘇軾詩曰蹇驢步武  
碎 宋陸游詩曰野橋孤店跨驢行 又曰白驢依舊

繫斜陽 又曰乘無禿尾驢 宋王庭珪詩曰長安道  
上醉騎驢忽凍不知蹄屢蹶 何夢桂詩曰蹇驢豈解  
思長道

驢二

**原**符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  
大驛於天下 漢書五行志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  
白驢躬自操轡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  
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  
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  
恪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旣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



古晉書卷四十四 卷四十四  
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  
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  
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卽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  
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簡十餘日便  
乘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  
荊州守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  
見父停廡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  
**增**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遙想其  
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猪 **原**陳武

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  
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增**宋書曰後  
廢帝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  
文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言有佳驢仲文便  
答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南齊書曰王  
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載見路人驅驢曰驢汝好  
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北史曰公孫軌爲虎牢  
鎮將發民驢以運糧令驢主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  
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  
往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



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之以絕運蠕蠕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帝遷都鄴尚書郎以下盡令乘驢 又曰齊蕭愨爲太子洗馬常患腰痛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見見者笑之 唐書曰郭英乂鎮劔南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寶鈿爲驢鞍 朝野僉載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植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又曰王及善後爲右相無

甚設施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室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白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赧而止 食貨志曰天寶三載海內富貴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 孔帖曰敬宗寶歷二年六月甲子觀驢鞠角觝於三殿 宋史曰范廷



召爲殿前都指揮使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東軒  
筆錄曰韓魏公琦帥陝西日將四路進兵以取夏定計  
大兵一入界則倍道兼程而進幕客楚執中曰糧道豈  
能兼程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行速可與兵相  
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  
子大好酬獎韓公惡其無禮不使入幕 續聞見近錄  
曰王荆公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卽乘驢一卒牽之而行  
若牽卒在前聽牽卒所之若牽卒在後則聽驢矣欲止  
卽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  
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曩盛餅十數枚

食罷卽遺牽卒牽卒食餘卽以飼驢 宜春傳信錄曰  
彭伉之妻湛資之姨也伉舉進士湛猶爲縣吏嘗侮之  
未數歲一舉登第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  
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墮故友人諺曰湛郎登第彭伉落  
驢今落驢橋是其地也 玉壺冰曰魏野居陝州東郊  
出卽乘白驢 宋程頤家世舊事曰族父文簡公應舉  
來京師惟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  
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餼欲觀  
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宋司馬光詩  
話曰韓退處士放誕不拘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



詩曰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  
行為人所稱好着寬袖鶴望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  
醉狂黝鶴舞閑臥白驢號 金史曰世祖嘗乘醉騎驢  
入室中明日見驢足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 下  
帷短牒曰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  
日千里善鬪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  
牡虎三蹄斃之後取鬪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 驢三

**原名駒**

**奇畜**

上見臧道顏弔驢文 史

廣額

長

耳上見袁淑併諧

下詳驢一

**子瑜面**

**孫楚聲**

上詳驢二 吳志 晉書曰王濟

字武子好驢鳴武子死孫楚哭之甚哀曰子好驢鳴為  
汝作一聲而形體俱似弔客皆笑楚怒曰諸君不死而  
使武子乘賣藥用為輦

**訓用驢**

**入市**

**至門**

後漢向栩字與甫狀若狂好披髮跣足騎驢入市乞句後徵拜

趙相時人謂其必脫素從儉而擲更乘鮮車御良馬世  
疑之 晉劉兆字延世博學受業者數千人嘗有人着  
鞞騎驢至兆門云欲見劉延世門人大怒曰兆兆曰聽  
前進則侶牀問兆經義因為兆辨難兆不能對去不知

姓 **常鳴** **忽死** 戴良母喜驢鳴良常作之以樂其母

道上過主人驢忽死蟲蛆流出主人遽白 **獲千頭**

訓乃安坐飲食畢徐以杖叩之驢遂如初 **續兩字**

**大形龐** 石勒將劉堂以驢千頭運糧祖逖追擊之於沐遇獲之

後柳宗元文 **百金** **千里** 下幃短牒曰王粲好驢家畜數

元文 **百金** **千里** 下幃短牒曰王粲好驢家畜數



其二曰遠遊其三曰鷲羽其四曰白風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日奔濤其八曰飛星 湖海搜奇曰陝西民家畜一驢其壻借乘入市踰時往返百里如飛壻心竊愛之翁問歸何太早壻詭云驢劣行十里即臥不肯起因牽之歸耳乃誤我一日翁惜其驢壻去殺而烹之壻聞急止曰我戲耳然驢已皮矣惋恨間取其腹視腰有六腎蓋千里 載酒 運食 騎驢酒當是以驢載驢也翁怒絕其壻 西域志曰烏場國特檀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養殿上 繫殿中 上詳驢二宋書 類雋曰 青衫跨 素服乘 東軒筆錄曰盧多遜自宰相責厓州司鄴王師範敗降梁從周為具齋裝送鄴歸梁鄴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 出遊作賦 偷跨罰詩 宋史曰陳彭年常因京城大酺已口占數千言 冷齋夜話曰王安石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

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為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自贖公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極佳山中人忘之後人為之補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舞柘枝 驚蝶夢 歸田錄曰咸平五年試進士以有教無稟猶嗜欲之可求云云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雖鄙俚亦着題也 墨客揮犀曰昔人曾有為驢吃牡丹賦云展似鐵之雙蹄驚回蝶夢登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 造丞相廳 遊華陰縣 墨客揮犀曰賈魏公為相日有方見之邀之數四卒不至後苦邀致之許竟欲騎驢造丞相廳門吏止之曰此丞相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下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不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 撫遺曰李白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不知太白也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曰乞供狀無姓名曰曾用龍巾拭唾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 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道上不許騎驢 鄭圃往



來 灞橋風雪 蒙齋筆談曰咸平景德間隱士楊朴居鄭州號能詩性僻嘗騎驢鄭圃每欲作

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起適遇之者無不驚

瑣言曰鄭繁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

子厚意似 浪仙吟苦 源流至論曰張子厚聞驢鳴而知已意之相似 彙苑詳

注曰賈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皆不知覺一日在驢上

作推敲二字未安見京兆出跨驢不避呼詰之久乃得

釋 果老喫成 希夷笑墜 續仙記曰張果老白驢休

水喫之復成驢矣 山堂肆考曰陳搏乘驢入汴

中途聞宋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

壁踏具 過橋留跡 盧氏雜記曰吳道子嘗訪僧不禮

亂不堪 一統志曰趙州安濟橋相 短轡長鞦 迴

傳張果嘗乘驢過此橋所踏跡尚存

衡負磨 據言曰唐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

之日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

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下見宋袁淑九錫文

據鞍讀書 嗜草觸木 江鄰幾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

乃覺 宋史曰杜常折節學問嘗跨驢讀書

驢嗜草失道不知覺觸桑木而墮額為之傷

殿 起裸遊館 孔帖曰蘇源明疏云聖皇巡蜀之初都

有騎馬乘驢入宣政紫宸者 拾遺記曰靈帝初

平三年起裸遊館於西園使內監驢鳴於館北

中騎碧 夢裏着緋 韻府羣玉曰張鷟夢着緋騎

驢 韻府羣玉曰張鷟夢着緋騎

主簿自控 法掾騎歸 社主簿赴任自控妻驢

通水燕談錄曰祥符中有劉稱者為陝西司法叅軍廉

真至貧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

墊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 毛成字 鳴應更 泊天聖

劉法掾來時騎馬去乘驢 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

中侍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

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潛育於室中 又

潛確類書曰林化士隱跡武當山過襄陽題疏累年不

歸所化錢物皆以非理喪盡一夕合山道眾夢林歸明

家齊同蓋真圖 家齊同蓋真圖 家齊同蓋真圖







百有九  
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閻邱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斑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廬山公 臧道顏弔驢文曰夫徵祥契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迹故銓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覈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體質強直稟性沉雅聰敏寬祥高音遠暢真廬氏之名駒也 增唐柳宗元黔之驢曰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

間窺之稍出近之愬愬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騾一

增廣志曰騾北方或曰罔 許慎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馱騾馬父驢母也 爾雅翼曰蜀中縣有馬與牛合而生者皆牛爲牡馬爲牝故今川廣皆產騾生於廣者



蹄輕產於蜀者蹄重以大武之遺種也 又曰羸力在腰騎乘者隨其力而進退之羸股有瑣骨故不能生其狀大骨若臼而口小小骨若杵而頭大小口銜大頭故不可出此騾所以不滋息也 蟬史曰騾不生育性剛善走視馬則小視驢則大北方人多取以駕車力耐遠行而不困 潛確類書曰騾似驢健於馬舊非中國所產故漢書以爲匈奴奇畜 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况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騾二

**增**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

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嘻胥渠也欺我君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無幾何趙兵興而攻翟廣門之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洞冥記曰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駮騾高一丈毛色赤斑旋成日月之象帝以金瑤物器盛芻以飼之置於黃門殿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爲深愛况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宜置之於



負乘不用則棄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徐馳復變為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吾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為驢騾耳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薄暮乘六騾壯騎可數百冒圍去追之不及漢書曰龜茲王絳賓朝漢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 又曰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言高昌似騾也 晉諸公讚曰劉禪降乘騾車詣鄧艾東坡詩註曰明皇騎青騾入蜀 唐書曰吳少誠據

蔡州地既少馬而廣畜騾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稱勇悍 又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迴曲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都尉最為悍勁官軍恒警備之 陳搏騎白騾入華山

騾三

**增**封將軍 逐神仙 開元傳信記曰明皇將登封泰山

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纜及山趾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久之諡之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樽檣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在焉 神仙傳曰薊子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八彩欲見我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各走馬逐之望見子訓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龜茲國 芙蓉城 上見騾二



曼卿乘青驃 從公卿遊 與子弟遁 三國典略曰齊陽休之嘗乘驃

主芙蓉城 遊於公卿畧無慚色 又曰侯莫陳悅既與其子弟及

麾下數十騎遁走至牽屯山不知所趨乃棄馬山谷乘

驃而去 次蒲坂 遊雍邱 揮塵錄曰靖康元年金人犯

小舟將次雍邱阻淺船不得進夜出隄上御駭驃名鶴

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 魯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

乘青驃帝聞之發棺無所有

駱駝一

原淮南萬畢術曰橐駝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

北多橐駝 山海經曰號山陽光之山獸多橐駝善行

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 漢書曰大月氏本行國也

出一封橐駝 脊上有一封封 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駝

高也若封土然

駝 增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有兩脚橐駝善

負重而行 洽聞記曰于闐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

生子曰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風 後周書曰鄯

善古樓蘭國也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為行

旅之患其風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立埋其口

於沙中人以為候以氊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

不爾則至危斃 原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

濟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駱駝

駱駝知水脉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

掘之輒得水 增外國紀錄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



好駱駝 孔帖曰五代回紇以橐駝耕而種 又曰西域龜茲歲朔鬪橐駝觀勝負以下歲盈虛 **原**異苑曰西域荀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即便對過惟葫蘆承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成仙其國神祕不可數過 洛中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頭似羊頸身似馬有肉鞍兩箇相對 **增**爾雅翼曰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凡欲舂載輒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 酉陽雜俎曰駝性羞木蘭篇

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瑣碎錄曰駝峯倒者齒老矣少健者峯直埤雅曰駝毛縵温厚煖於狐貉遇夏常退毛至盡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也 駝性耐寒惡熱 駱駝糞烟直上如狼烟 楚辭曰腰裏奔亡勝駕駱駝 牟子引古諺曰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以爲馬腫背

駱駝二

**增**拾遺記曰周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 **原**華嶠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入居



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增**西陽雜俎曰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嘗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向恒州取水以供膳焉 北齊書曰劉書綴辭古拙邢子才曰君賦如疥駱駝伏而無嫵媚 西陽雜俎曰唐置驛置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 唐五行志曰神龍以後民謠曰山南鳥鵲窠山北金駱駝鏤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鳥鵲窠者人居寡也山北異域也金駱駝擄獲而重載也 三水小牘曰乾符中劉秉仁為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而逸於廬山下南土

無此畜人見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而斃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瘞於江壩 南部新書曰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 五代史曰晉軍擊契丹大敗德州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 寰宇記曰周世祖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為鬼乘龍也遂名乘龍洲 閑窻括異志曰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橐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駱駝三



**原出天竺** 鬪龍祠 廣志曰橐駝亦出天竺國 東觀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

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單于歲於龍祠走馬鬪橐駝以為樂事 識泉源 知水脉 見

郭璞橐駝贊 實外廄 夾中陽 史記蘇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鄭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 陸翽鄴中記曰二

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 孔阜 既

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閉阜大也 銜尾 量力 量力而行 增偶語 昂頭

清明投轄錄曰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答曰諫議願自寬會當免耳使臣竊視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天官侍郎吉頊長

大昂頭仰視郎中張元 取經 奏事 胡礪鼓山長樂寺碑曰磁州山中有一目為望柳吉駝

未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見按齊志云天寶

我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

曰帝命於寺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命取與之後不復見 明皇雜錄曰哥舒翰常鎮於青海路既遠遣使嘗乘白駝

駝以奏事自駝日行五百里 迷密一峯 車師兩

脚北史曰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 遺瑞龍腦 負養

脚獻一峯黑駝 下詳上南史

**魚函** 楊妃外傳曰明皇時交趾貢瑞龍腦香上賜貴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明駝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行三百里 又曰虞孝仁性奢華伐遼

之役以駝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宋孫承祐從太宗北伐以駝駝負大 助軍 給行 孔帖曰田縉拜夏綏

函貯水養魚自隨 又曰回紇大歷三年光緒可敦卒以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敦是時財用屈稅公卿羸駝

**陳廟堂** 載珍寶 唐百官志曰獻駝馬則陳

嘗以駝駝載禁 飛龍 文豹 唐食貨志曰貞元初關

府珍寶貯范陽

駝駝



豐倉米給禁軍 孔帖曰南蠻寶利佛逝有 峯出翠

駱駝豹文而犀角且耕且耒名曰牛駝豹 王安石

釜 橐垂鈴棧 詩曰橐垂鈴棧駝鳴團按義訓曰牛之

聲曰牟駝 羣七十 收數千 孔帖曰駝之羣以七十

之聲曰團 橐一圍 鹽三合 典殿令曰凡駝牛日

散則約羣胡 收橐駝數千 佛廟有老僧病夜吟詩曰擁褐遇雪夜止

擁褐 蒙帕 成自虛自渭南晚過東陽驛遇雪夜止

定蹤流沙下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

雙峯及曉視之乃一病橐駝在焉 下見後梅聖俞詩

立雪 知風 輟耕錄曰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有

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令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氈其上煖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郁離

子曰知風莫 過於老駝

駱駝四

增詩宋梅堯臣駱駝詩曰鳴駝出西域銜尾足連連漢

驛凌雲去胡兒踏雪牽當時識風候過積辨沙泉老覺

肉峯側猶蒙錦帕鮮 元王逢歎病駝詩曰狂夫東遊

乘白驪道途適遇病橐駝紫毛無復好容色肉鞍尚聳

雙坡陀南人從來不夢此私怪目擊臨干戈泉渠元自

控蕃落天苑畢竟連銀河吳郊楚甸水草淺任重却欲

千斤過青袍朝士為起立茜帽番僧時撫摩熱風吹塵

鼻出火積雨成潦瘡生窠牛蝨狗蝨苦嘔血末由驅除

知奈何憶昔灤京避暑日氣骨備危從鑿和沈沈金甕

夾捫馬鼻鼻錦帶懸靈鼉服勞輦下藉鬻刷屈跡澤畔



甘蹉跎疇能推廣愛鳥義沒齒仰飼公田禾

**原**贊晉郭璞橐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驚流沙  
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牛一

**原**爾雅曰摩牛音麻重干爆牛犁牛也犏牛音庠卑羴

牛牛大者犗牛無角黑背抽音抽黑耳羴音羴其子犢體長

犝音涉絕有力欣音加增又曰角一俯一仰音皆踊

犛音誓豎黑唇犛音純又云牛黑腹牧黑脚犛音權**原**

許慎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牯古郎特牛犊牛牝

畜母也從牛七聲犢牛子也犝音外二歲牛也犛山耽

三歲牛也牝思貳四歲牛也犝音加騰駮牛也犏莫江

白黑雜毛牛也犛力強犛牛也犏力制牛白脊也犛達

反黃牛虎文也犛駮也犛力拙牛白脊也犛四耕牛駮

如星也犛音表牛黃白色也犛而純黃牛黑唇也犛岳

白牛也犛居羊牛長脊也犛切牛徐行也犛牛息聲也

一曰牛鳴犛全牛純色也犛谷牛馬牢也犛楚狗以芻

菴養牛也犛如小牛柔謹也 吕忱字林曰物火口牛

鳴也犛野牛也犛皮祕牛具齒也牛八歲何承天纂

文曰犛力弔牛後脚正也牛羊無角謂之牦苦戈牛羊

角長謂之犛上徒廣志曰犛涌角牛一曰犛牛有赤

犛音牛獸部 牛



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如豬有牧牛項上堆肉  
 大如斗似駝駝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有擺牛猶庫小今  
 謂之稷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擧五威反牛如牛  
 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夔牛重千斤晉時此牛出上庸  
 郡力涉反牛旄牛也髀膝尾間皆有長毛花蹄牛高六  
 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堂牛色黑或  
 黃日南有之潛牛形如水牛一名牝沈牛麟牛似鹿又  
 似羊肉美物方牛如駝駝能行又有犖牛 **增**格物總  
 論曰牛母為特牛父為牯 **原**易曰畜牝牛吉 又曰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增**又曰童牛之牯元吉 又曰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原**又曰坤為牛 毛

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其耳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

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饗食供膳羞牛軍事供犒

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

三色不失謂之載牛三色本白中青也 **增**冬官考工

記曰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終而昔昔讀為交

**原**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祭廟之名 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又曰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又



曰天子以犧牛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求得即

**增**左傳曰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周書王

會曰卜盧紈牛大夏茲白牛野獸形數楚每牛紈牛每

牛牛之小者也郡國志曰竇州特亮縣昔有白牛夜

出光影照耀人見牛光號為特亮交州記曰九真居

風山夷人有一媪向田見牛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

人往往見牛夜出光耀數十里也**原**竇戚相牛經曰

牛岐胡壽岐牽兩臆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

白脈貫童子最快二軌齊者快二軌從鼻至髀為前

骨長且大駛壁堂欲得濶壁堂脚倚欲得如絆馬聚而

行欲如羊膺庭欲得廣膺庭胃前也天關欲行成天關脊傷

骨欲得垂脊中央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蘭株欲得

大尾膝株豐岳欲得大膝株垂星欲得有怒肉垂星蹄上也

怒力柱欲得大而當車骨也懸蹄欲得如八字陰虹屬頸

千里陰虹者有雙筋自尾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角

欲得細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大膝踈助難齒龍頭突

目好跳常似鳴者有黃**增**又曰洞胡無壽珠淵無壽

旋毛當上池有亂毛妨主凶上池角中央也豪筋欲得成就豪

筋也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

毛少骨多有力毛拳角冷者有病膝上肉欲得堅鼻如



鏡難牽。滌府方易飼。水牛肚大尾青最有力。呂氏春  
秋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  
者，天也。穿牛之鼻者，人也。又曰：剝牛皮以爲鼓，震三  
軍之衆，然而爲牛計者，不若服軛。又曰：取牛膽塗釜  
熱，卽鳴。又曰：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  
膽，桂三寸，着膽中，百日，因使巧工刻丈夫象，着目下，爲  
女子着頭上，爲小兒着頤下，盛以五綵囊，先齊宿，無令  
人知也。五行傳曰：牛畜之任重者，屬思。論衡曰：牡  
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  
令不售，恐觸人，人不敢取。博物志曰：蜀牛不施繩，右

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生解人語。原元中記曰：萬歲樹

精爲青牛。增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

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原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

自峽口沂江百許里，至苦牛灘，南岍有重山，山頂有石  
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跡，所絕莫能究焉。竺法真

登廬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岍

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嘗出水盤鎖，此石上縣  
人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

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惟得數尺，遂致大富。增集異

記曰：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丈，乃



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乃放之牛入水鎖亦隨去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 酉陽雜俎曰牛有黃者或吐弄之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毛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 嶺表錄異曰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埤雅曰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

夫袒而毛牛尚耳也 廣雅曰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仇池筆記曰牛鬪尾入兩股間 造化權輿曰乾爲馬坤爲牛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蹄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 席上腐談曰牛順物順風而行則順 空同子曰牛主耕故柔 束皙近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駕蘭單之疲牛連繩索以爲鞅結斷梗而爲鞵 李後村詩曰牛牧雨聲陂 宋孔平仲禾熟詩曰老牛粗了耕耘債齧草坡頭臥夕陽 宋孫覲詩曰老牯浮鼻水中歸 宋范成大詩曰繫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西碌碡邊 陸



游詩曰烟浦聽呼牛 又曰歸牛自識家 又曰平野草深黃犢健 又曰疲牛臥斜日

牛二

**原**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 世本曰胙作服牛 胙黃帝臣也能駕牛 **增**又曰少昊時

人始駕牛 **原**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

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

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於是

牽犢而去 **增**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注始用牛稷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諸僕王七

萃之士於不衍鷓韓之人獻用牛三百 又曰天子飲

於文山有獻牯牛二百牛能行沙中如橐駝 拾遺記

曰周幽王時牛化為虎 **原**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

梓樹化為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

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

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裁至胛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

相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鬻以五羊

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穆公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

有功 張溫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繆公欲干之繆公好



牛奚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  
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  
同車而出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  
秦師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涉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  
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  
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有言曰牽  
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今縣陳貪其富也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 又曰麤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麤鼠  
又食其角乃免牛 莊子曰或聘莊子應其使曰子見  
夫犧牛乎衣以綵繒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  
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又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  
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  
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  
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蜀王本記曰秦惠王欲伐  
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  
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卽發  
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



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孟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  
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  
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觶觶而就死以羊易  
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史記曰騎  
劫攻卽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矛其角縛火其  
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  
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  
追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  
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漑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

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  
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岸傍有間  
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耶南面腰中  
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  
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漢書曰梁孝王北獵獻  
牛者足出背上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  
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爲青牛道士 **增**湘  
中記曰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  
牛告漁人欲渡漁人曰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容  
不重困於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



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汚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洞冥記曰元封中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原**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返不失其期此人乃齎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增**後漢書曰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

得馬 酉陽雜俎曰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為銀明年世祖封禪 **原**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常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 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踢帝人皆驚走大尉公時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諸



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蹄橫者爲牛項搏者爲牛足也 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魏略曰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至官乘犉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曹嘉之晉記曰羊祜子暨爲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

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增**相牛經曰自審戚傳百里奚

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祕其書 晉朝雜事曰太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干寶晉記曰南康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慚謝沖沖不受 晉書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嘗與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不能及乃密負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本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偏轅則駛矣因從之遂爭長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犢他人認之延



古書考卷之四 卷之三  
牽與之初無憾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  
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物異志曰惠帝大安中張聘所  
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又曰歸何早  
也後又人立而行 晉書曰扶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  
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也 渚宮故  
事曰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  
甚久目中淚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  
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  
衆人牛涕隕如雨遂遍拜值沖醉不得啓遂殺之 幽  
明錄曰桓靈寶在南郡國居第時出詣殷荊州於鵠穴

逢一老公驅青牛桓卽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駛疾  
非常因自駕飲牛牛徑入水不出桓遣人覘守經日絕  
跡也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爲長沙景王  
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書夜流淚銜  
草不食 幽明錄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  
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嘗自乘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  
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  
不肯行知其異卽待喪喪旣下船便隨去 南齊書曰  
齊明帝賜蕭穎胄以常所乘白犗牛 事文類聚曰陶  
弘景梁人隱身不仕武帝屢聘之弘景乃畫兩牛以獻



一牛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杖驅之帝笑  
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三國典略曰梁出  
師拒侯景邵陵王綸次鍾離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  
廄抵殺綸所乘駿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  
突營幕軍中驚亂 後魏書曰魏道武謂尚書崔元伯  
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操掠駕犝牛奔遁驅  
犝牛隨之犝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犝牛易之  
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  
所虜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  
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劉

子元乘馬議曰魏晉以降訖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  
朝野僉載曰洛州杜元有牛一頭甚憐之夜夢見其牛  
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歲  
日果失之 武后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皆賀待御  
史王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  
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 孔帖曰長安中宗晉  
卿家牛生三角大歷八年武功櫟陽民家牛生犢二首  
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唐宋京師春遊以  
觀牡丹為勝賞有富人劉訓者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  
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詩話曰李家明滑稽



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鍾山見牛臥樹陰下嗣主曰牛  
且熱矣家明上絕句曰曾遭竄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  
燎身閒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 宋仁宗慶  
歷中貝州卒王則叛八年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討  
之彥博穿地道入城賊縱火牛槍中牛鼻牛還攻賊賊  
大潰敗火牛一也田單用之而勝王則用之而敗 詩  
話曰陳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稅叅  
兩黃犢時與劉凝之遊廬山凝之掛冠隱居嘗作騎牛  
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物從吾好李伯時因畫爲  
圖新安人竹州先生吳恭父微亦題古風云汗血聲利

場舉世循一軌風霜老殼鯨松路石齒齒牛瘦僕夫疲  
纍纍山谷裏兩翁非病狂顧獨不取彼牛背有佳處未  
可語俗子 燕閒常談曰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  
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督責甚急州縣百姓競  
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斂錢以賄上下  
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  
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脂無黃可取  
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清波雜志曰政和丁酉真州  
村民家羣犬爭一牛脛骨相啖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不  
去因奪而破之其中骨髓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象衣



紋瓔珞相貌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取而藏之  
又曰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者往往  
於割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大小  
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是一村之民不復  
食牛 夷堅志曰建昌控鶴鄉有汝嶺絕高民居嶺西  
者畜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乙亥冬  
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爲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  
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虎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  
拒越衆莫敢逼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  
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昇還屠剝之視其肉虎

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虎而震懼至  
是云 遼史禮志曰皇帝親征刑青牛白馬以祭天  
元史曰婦人製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驛牛狗部  
中 又曰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悶仆昏絕太祖命  
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世史正綱曰北人呼牛爲不花元世祖賜楊漢英名  
曰賽因不花賽因好也不花牛也 輟耕錄曰陳雲嶠  
名柏爲侍儀舍人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曰少年  
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  
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



牛三

**原文角**

花蹄

臧彥駢牛賦曰乃有超羣獨出駢毛文

封三年大秦

紫體

促身

相牛經

白角

青毛

天

國獻花蹄牛 子傳曰犬戎朝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天

子使孔牙受之爰有黑牛白角也

四耳

八足

神記曰晉太興元年武陵

腹銳頭青尾 太守王諒牛生子一頭八

厭白

乘青

郭璞洞林記

足兩尾而共一腹者也 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

得惟羊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為致之即日有大

白牛從西來逕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 關令傳曰周

無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見老翁乘

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

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

矣即帶印綬出 迎設弟子之禮

**東夷占骨** **西河畜牴** 淵曰東夷之

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

有若此之效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聞朱公富往

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 宜

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子息萬計貲擬王公

**稌** 資稼 注云牛者稼穡之資 易 谷量 石刻史記

氏保用谷量牛馬又後魏書曰婁提僮僕 執鞞 釁

數千牛馬以谷量 下詳牛二蜀王本紀 鐘 禮 凡獻牛者執鞞

常瑩蹄角王武子與射賭得趣左右 九十特 晉書王愷牛

探心作炙一啖而去 詩九其特 放桃林 飲頰

水之野 武王剋紂放牛於桃林 飯書帛 衣繒綵史

人少翁以鬼神事武帝以爲文成將軍後寵衰乃爲

書帛以飯牛伴不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

然爲書乃誅之 下詳牛二莊子 噉十倍 亡一毛

世說曰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

重致遠不若羸特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稱快 司馬遷曰僕伏法 祈鬼神 乘將相周禮求

受誅若九牛而亡一毛 漢 見月喘 因風逸 吳牛見月而

初將相或乘牛車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飯肥 賣老 也 晉張茂辟為掾官老牛數十頭將

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屠齒力疾老又 莫尸

不任耕駕是無用物收人利不可帝然乃止 知傷

不畜 傳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注尸 漢書丙吉字少卿

問喘 展筋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牛行幾里人或

怪之吉日春少陽用事未可執恐牛行 東鄰殺 南

近因暑故喘此候氣失節宰相當憂 穀梁四卜郊不

郊免 從乃免牲免牲者為之緇衣而纁裳有司元端奉

送於南郊 啗盜 宴豪 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

免牛亦然 卓字仲穎少遊菴中與豪帥相結後耕於野諸豪帥有

從之者卓殺耕牛與宴樂豪感 殺塚間 牽轅外 訪

其意歛得雜畜千餘頭送遺之 牧藪澤

字士達鄉人盜訪牛殺於塚間訪尋得密埋

其肉不使人知 周禮牽旁轅外輓之牛 牧藪澤

設楅衡 衡置其緣供其水藁注楅衡所以持牛令不

觸人 角美 口傷 傳宣公三年郊牛口傷 左 同阜

服廂 牛馬同阜 詩皖 踐葦 犯禾 詩瞻彼行葦

王隱晉書曰朱冲字巨容少有德行鄰人牛 用革

犯冲苗冲乃擔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有皮 其堅鞫不變也 左傳牛則有皮 鎖引 办

遊 袁喬江賦昔有人釣於牛渚得金鎖引有 謝拯溺

金牛推而捨之 下詳牛二莊子庖丁事 謝拯溺

供積膳 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

放原藪 牽涼處 顏回曰放牛於原藪 魏志管寧

字幼安鄰有牛犯寧未者寧牽着

古書彙編卷之五

牛

三



涼處飲食過其主主乃 秋宜 夜鳴 膳膏腥秋宜犢

大慚如犯於嚴刑也 諸侯不殺 太守欲市 禮諸侯無故

臭也羊幽反 承後漢書曰朱暉為郡吏有青牛太守阮况嘗欲市暉

牛暉不與及况卒贈送其子曰阮君生時不欲以汚君

今而相送明 肇牽牛車 始 遊牝 通淫 月令云遊牝於牧 服

習 馴擾也 握角合禮 駢毛中牲 或寢或訛

不狘不獠 有牧 不蠡 蠡注蠡疥癬也言犧牲

增土畜 大物 埤雅曰牛土畜也土緩而和故易坤

起於牽牛故 鼻聽 乳償 埤雅廣要曰牛耳無竅以

物字從牛 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為戒 宣驗記曰天竺僧養一特

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生為奴偷法食

給有限不可得也 得絹 啖衾 朝野僉載曰龐帝師

前後生五犢得絹一百疋及翻轉得萬疋時號金犢子

盜之郡縣楚掠鄰自誣服儼雪枉到郡晴天忽雨雷擊

失主一牛儼令剖牛腹衾乃牛啖之猶未消潰鄰得免

償甥 還塔 恭成邊留特牛六頭於鼻李璉家五年

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璉曰爾牛已死其牛止還三頭

恭訴之子雲收入獄捉璉至曰賊盜牛三十頭藏爾庄

內即縛之璉急曰吾牛實外甥牛特所生於是五頭

酬璉餘盡還恭 隋史曰張允濟為武陽令元氏民以

能決乃請允濟允濟因縛民家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

者令盡出牛質所從來婦家頭伏罪元氏吏大慚 耦

犁 偏轅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耦犁二牛三人民或

古書考源金卷四

牛

灌蛇



**逐兔** 酉陽雜俎曰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為獨

焦氏易林曰教牛逐兔 五足 六角 京房易傳曰與

妖牛生五足 述異記曰 結陣 出圈 結陣以却虎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雖猛乃不能制也 孔帖曰

五代劉知俊奔於蜀王建雖待甚厚然亦陰忌其才蜀

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

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造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櫻繩

斷建益 執鼠 問變 莊子曰犁牛大如垂天之雲此

惡之 聾氏之牛夜亡而過變止而問焉曰我尚有一足王於子矣

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變曰我以一足王於子矣

**十圍** 六尺 論衡曰十圍之牛為牧 折角 駢蹄

南齊書曰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

車牛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

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 捨遺記曰魏文帝迎美人薛

靈芸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

足如馬 角乘 格 海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

蹄也 錄曰天成長與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 善觸 易

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稱曰格餌 割肉 斷尾 元中

牽 山堂肆考曰牛之相亂時善觸 割肉 斷尾 元中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

斤明曰其肉已復瘡亦愈又博物志曰越巂國有牛稍

而勁中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倒石 載

沙 帝命百牛倒石 白居易官牛詩曰官牛官牛駕官

車漣水所邊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

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來新拜右丞相

恐怕泥塗汚馬蹄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

**禁屠**

和 市 以孔帖曰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禁屠牛

北牛上書曰今河南北牛疫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之見為牛 雲氣 臥水 當風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

占曰趙雲如牛 風俗通曰乍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 毛垂地 角牴

數石生芻十束當風露夜至死不曲 毛牛捷注云毛牛其

牆元張憲灤京雜詠曰車如流水毛牛抵牆成八

字 蹊田 飲江 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

犒師 資聘 婚上詳左傳 志曰鎮寧州俗 角挂書

背書字 唐書曰李密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乘一黃

牛 翻書讀之 唐陸羽幼時 載二人 大千

其師使牧牛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 甚快常乘之齒已

石 幽明錄曰護軍瑯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

過此必死華謂偶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南越志曰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

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之既而入船俱墜於潭後

之附船者聞有駭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今名

越王 布裹角 豆入口 列子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

潭 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

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孔帖曰寶建德窟牛山谷初

其軍有謠曰豆入牛 變白 塗藍 唐韋詢嘉話錄云

口勢不得久果敗 幽怪錄曰葉

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皎然惟頭不變 幽怪錄曰葉

城婦耿氏家有牛澤而角忽有二鬼入圈視牛曰引重

致遠毛角筋骨可愛我州無此牛洵天下之美俊也其

婦視牛則惴惴然汗流若沃水其翁染取藍花塗之纒

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從數十騎突入視牛則異前所報

大怒呼牛主問之數人捽其翁以出婦汲水洗牛藍色

盡而翁復甦視 額有萬字 角容一石 文苑英華云

其牛已死矣 李元素進拍牛一頭額上有萬字賜馬一匹李嶠代為

謝表云萬為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拍者粹文炳煥於

純離之畜 魏書云元魏桓帝馬不 犢子牽黃 牧

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犢子牽黃 牧

兒舐白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生而眉

連耳細長眾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

獸部 牛

長



一黃牛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  
 取桃一宿而返 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  
 十五六牧牛牛忽舐此兒隨所舐處肉悉白淨而甚快  
 遂聽牛日日舐之兒俄而病死其家殺此牛以供賓客  
 凡食此牛肉者男女 黃鐘滿脰 白綬在腰上見後  
 二十人悉變為虎 賦又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窮中牛舍 糞成肉酪  
 宮聲又牛之鳴曰牟 下詳風俗通 皮化袈裟 西陽雜俎曰北鹵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  
 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化牛所糞悉成肉酪 夷堅  
 續志曰昔有人名阿李有子出外經商止有兒媳七嫂  
 在家媳每飯兩炊以麥飯姑婦自白飯稍與婦忤尤受  
 辱罵即麥飯亦不進食李忍辱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  
 留姑守舍有僧持鉢乞食李曰吾自不飽安有施捨僧  
 指厨中白飯李曰此吾兒婦所食不敢與人我早飯麥  
 飯尚有一合留備午餉如用即收去僧未答適婦外歸  
 大怒曰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僧脫下婦纔披之僧即  
 不見袈裟着身化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牛毛倏  
 焉遍身惟餘本頭急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為牛矣

筋如小竹

蹄若蓮花

志怪曰苟晞為兗州鎮去京  
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

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  
 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  
 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且發日中到京師取  
 答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  
 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見雙筋如小竹大白 叩角  
 頭挾脊着肉裏故不覺也 下詳牛一廣志

引鼻

上詳琴操 呂氏春秋曰使鳥獲從後曳牛之尾  
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貫其鼻則五尺

監子牽而

骨如覆斗

角若擔矛

異物志曰合浦牛  
如橐駝案頂上有

特骨大如覆斗

足健疾其行百里

鬻林異物志曰州

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護衛其犢與虎為

雙 肉美皮温

頭白身黑

廣志曰麒麟似鹿又似羊

廣志曰麒麟似鹿又似羊

繫角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鞞斷詔以青  
麻代之 耕桑偶記曰青齊間遇春耕則飼牛以



天麻飯仍用錦  
縷繫於角上  
三歲犢  
千金犗  
北史曰道武時窟

咄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犗特王公

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  
特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斷芻置門  
求草令飲

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鄰家牛數入田食  
其禾既不可逐乃斷芻多着牛家門中牛主驚覺於是

不敢復侵威田  
宋書曰江湛為吏部尚  
令文折頸

書性廉儉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辛讜持角  
孔帖曰宋令文有力都下有牛善觸人莫

日辛讜少耕於野有牛鬪眾畏奔踐讜面前  
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乘經酒

肆  
卜在帽筒  
芝田錄曰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

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  
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  
間後大槐鵲巢中叟往探不  
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四

原賣劍買  
漢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守人多帶刀劍令

賣猪買  
晉食貨志曰魏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尹人無牛

二年間皆  
賣鹽買  
魏志云衛顛字伯儒請置使監賣

有牛也  
增野牛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與西北山

民以  
給之不與中國相似  
海牛  
齊地記曰東萊海島上嘗以

形不與中國相似  
亦野獸中希有  
而無角駢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脚似鼉尾似鮎尾長尺

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見人則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  
之  
金牛  
述異記曰洞庭山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

跡存焉故號為金牛穴  
武昌郡記曰武昌牛岡故老  
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躍出踐  
岡邊石遺跡尚在  
錢唐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  
者神化莫測遂名湖  
九域志曰奔牛堰在常州故老



相傳有金牛奔

**石牛**

一統志曰石牛在鬱林州東南池中每遇歲旱則民殺牛禱雨

此故以名之

以牛血和泥塗石牛背祀畢乃雨泥盡乃晴

又洛陽

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鳴聲聞三十里事

奏虎虎使人打失牛耳及

尾以鍊釘釘四脚今具存

**土牛**

月令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

早

**神牛**

博物志曰九真有神牛生谿上出時共鬪即

晚

霽靈至號

日神牛

**竹牛**

昨夢錄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

**牛五**

**原詩**

隋柳顧言詠死牛詩曰一朝辭紺幘千里別黃河

對衣徒下泣扣角詎聞歌

**增**

唐李嶠咏牛詩曰齊歌

初入相燕陣早橫功欲向桃林下先過梓樹中在吳頻

喘月奔夢屢驚風不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陸龜蒙

牧牛歌曰江草萋萋正秋半十角吳牛放江畔脊背抵

尾乍依偎橫去斜奔忽分散荒坡斷斷無端入背上時

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茫濕 宋梅

堯臣水牛拽車詩曰只見吳牛事水田只見黃犂負車

輓今牽大車同一羣文與騾驢走長陌叩頭濶步塵蒙

蒙不似綬耕泥汨汨一夜眠頭向南越鳥心腸誰辨

白 陳造車輓牛詩曰牛力輕萬鈞性順異諸畜有足

不解跼有角不皆觸課日引耒耜為人給穀粟私家憂

闕食公家要餘蓄公私雖相須置汝誰取足奈何過堰

客行舟動千斛挽牽亦諉汝鼻鼻頸縮扣角 勞之

古今類聚 卷五 牛



不語對以腹物生愧無用懷安或非福於人儻有益塵  
 身豈云酷君看廟前牲被繡飽芻菽膏血薦鼎俎誰定  
 悲酸棘 張耒牧牛兒詩曰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  
 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自  
 田野平烏犍礪角逐草行老特臥噍飢不鳴犢兒跳梁  
 沒草去隔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上  
 岡頭望日斜風雨溼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牛  
 風日薄近村放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  
 牛背樂 陸游買牛詩曰老子傾囊得萬錢石帆上下  
 買烏犍牧童避雨歸來晚一笛春風草滿川

**原賦**宋孔叡子鰲牛賦曰惟茲獸之攸生亦棲遐而憑  
 阻遁綿野於岷隅挹清源於庸渚奔逸躅而倫軫載賁  
 首而乳荈茸長鬣之髮鬣戾狼情而首鼠邁羔羊之如  
 膏伴蜉蝣之楚楚既作表於禮樂又為容於軍旅奉藩  
 岳之休明被戎荒而既序班賒賂而來庭超功踬乎其  
 所 臧道顏駃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裔公侯王后乘輕  
 御肥貂蟬耀首翟翟垂貂鑠鑠雲母良特擢足於雙島  
 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媿妍其好  
 醜遂慕駿駛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  
 高足名參飛兔價齊驥騄 **唐柳宗元牛賦**曰牛之



爲物魁形巨首毛角疎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  
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常  
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

**原贊**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  
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寧和鞅不入裴鞅狡力難京肆  
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占聲遁仙託稱妖寇憑名名震  
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膝嬰進  
芻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畝

**原表**魏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  
見焦僥之微不知決漭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  
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  
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齋蒸栗牛啓曰色似祕府之書毛  
類陳王之玉駢角未奇瑩蹄非貴 劉孝儀謝始興王  
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屨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  
厝心慈渥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敝之  
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又謝豫  
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相應雷曳流水而生  
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



既獲坐馳之致馴參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原書**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公怒特穆生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增雜文**宋蘇軾書柳子厚牛賦後曰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州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飢渴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鳴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

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  
司馬光冤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犂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具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



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五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獸部八 羊 狗 豕 增 貓

羊一

**原**說文曰羊祥也一作詳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

之字以形舉 **增**埤雅曰羴佇也佇其美成而後足用

又曰羴性好觸突故從抵省字從抵省音從抵者以

低其角然後能抵突故也 **原**爾雅曰羴大羊音羴似

角圓銳好在山崖間羴如羊似羊而大羊牡羴音墳牝羴音夏羴

壯羴羴黑牝羴今以牝殺為羴羊黃腹未成羊羴音佇

肥羴俗云絕有力奮羊六尺為羴羴羊馬尾今大月支國有大羊馬尾尸子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 獸部 羊



曰大羊為臧六尺 說文曰咩羊鳴也羔羊子也 狩五月生

羔也 犖犗六月生羊也 牽 恥達 七月生羊也 羔 音未

卒歲也 又曰牂牁羊也 粉 扶分 牡羊也 羸 因几 乘羊

也 播 扶員 黃腹羊也 羸 猶間 羊名也 廣雅曰吳羊牝

一歲曰牡 羸三歲曰羸 其牡一歲曰特 羸三歲曰牂 吳

羊 牝 居謁 曰羸 蒲各 羸羊 牝曰羯 牽犖 羸 思究 羔也

**增**類說曰羸根羊也 **原**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長

額主簿 **增**博物志曰羊而不角呼羸羊 一名胡額郎

一名青鳥 **原**易曰兌為羊 又曰羸羊觸藩羸其角

毛詩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 聚其角而 周禮曰賓

客則羊人供法羊 法羊食糞積膳之羊 又曰羊人掌羊牲凡祭

祀飾羔祭祀割羊登其首 登首報陽也 凡祈珥供其羊

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質牲而供之 布泉也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 內則曰羊冷毛

而羸羸 冷毛長羸結總也 山海經曰羸羊尾如馬尾出錢來

之山 羸音羸玉篇 **增**穆天子傳曰春山大羊食鹿豕

南史曰江東謂羸羊角為阜茨 **原**涼州異物志曰

封羊其背如駝 廣志曰驢羊如驢 **增**宋永初山川

記曰九真都龍縣有電麀羊大如犛牛 桂海獸志曰

縣羊出邕州溪洞及諸蠻國與朔方羊不異 **原**春秋



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贄 **增**尸子曰羊不任駕鹽車太元經曰觥羊之毅鳴不類 **原**譙周法訓曰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鴻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 鄭氏婚禮謁文贄曰羣而不黨跪乳有儀禮以爲贄吉事之宜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瑞應圖曰鍾律和調五聲當節則玉羊見 地鏡圖曰金百斤以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元中記曰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

**增**述異記曰梓樹之精化爲青羊又百年而紅又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色蒼又五百年而色白 **原**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蕙子著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 又曰蛟羊似羊而無角噉之毒 **增**元中記曰羶胡羊也羶羊暗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 卞彬禽獸漫錄曰羊性淫而很 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 西陽雜俎曰濮固羊大而美 瀛海勝覽曰忽魯謨斯國羊有四種大尾綿羊重七八十斤其尾闊一尺餘拖地重二十斤狗尾



羊如山羊尾長二尺餘鬪羊高二尺七八寸前截毛長  
拖地後半皆翦淨頗似絲羊角彎向前上帶小鐵牌好  
鬪好事者養之賭博爲戲 又曰阿丹國絲羊白毛無  
角於角處有兩搭圓黑甚異其項下如黃牛袋毛短如  
犬尾大如盤 陶穀清異錄曰馮翊產羊名白沙龍膏  
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馮翊白沙龍爲第一 膳夫錄  
曰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黑壯者曰骨鑿白而有角  
者曰古羊皆羶臭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奚中所  
產者百餘斤 格物論曰羊有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  
南人所罕見 夷堅志曰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以艾

灼羊髀骨謂之死跋焦又有先祀粟以食羊羊食粟則  
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 武珪燕北  
雜記曰契丹行軍不擇日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  
炙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

### 羊二

**原**毛詩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  
食自公委蛇委蛇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  
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王侯遣人追  
之上緌山山在峨嵋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



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

以豪山下立祠 毛詩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厲王時牧人廢宣王之

復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

政奔入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

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在

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孫

卿子曰仲尼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家

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對

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羶羊也 **增**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

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

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土也

公使殺羊視肝即土 **原**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

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



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  
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  
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增**又曰楊

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噫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岐既返問獲羊乎曰  
亡之矣曰何為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  
之所以返也 **原**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

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  
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

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  
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  
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  
在云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  
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  
頭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為人牧羊項梁立為  
懷王 史記曰盧縮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人賀兩家  
以羊酒 **增**埤雅廣要曰沛公始為亭長夢逐一羊拔  
角尾皆落辨者曰羊去角尾乃王也 金樓子曰修羊  
公於華山陰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



問修羊公語未訖於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脅曰修羊  
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 **原**史記曰卜式者河  
南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躡而牧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  
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緱氏令 漢書曰  
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  
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  
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搜神記曰宣帝  
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  
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  
嘗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  
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  
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  
大小肥瘠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  
欲投鉤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因以號之 神仙傳曰曹  
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



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  
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  
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魏志曰楊  
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  
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卽贖象著家聘娶立  
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又曰衛玠少時乘白  
羊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名聞州  
黨遂號曰璧人 **增**晉書曰武帝平吳後多內寵莫知  
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  
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原**幽明錄曰洛下有一洞

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底乃得一穴  
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宮館金寶爲飾明踰三  
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訴飢長人指  
中庭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  
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卽療飢乃問詣九處名  
及求住客曰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  
還洛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爲螭龍初一珠  
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搜神記  
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  
吾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倦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



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王隱晉書曰王尼嘗為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母輔之等齋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徑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增**太元起居注曰劉毅諷羊琇乘羊車請免官詔曰羊雖無制非素乘者如其奏 **原**續搜神記曰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

以噉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鍼之以數鍼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故是一齧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增**南史曰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密令左右以鹽汁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 宋陶穀清異錄曰天后好食冷修羊賜張昌宗冷修羊手札曰珍郎殺身以奉國 孔帖曰王君奐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識其且敗因上嶺州鬪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皇仁並茂量方取歡焉 宣室志曰李德裕為



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歎曰吾師果至人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牧者曰此侍御平日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鎮武節度使朱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卽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

相公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歿於荒裔 唐五行志曰僖宗乾符中洛陽建春門外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 靈異傳曰柳毅遇洞庭女牧羊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與羊無異焉 南唐書曰黃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



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羊犬仙序以記其事 清波雜志曰宰相張齊賢布衣時嘗遊嵩嶽醉臥巨石夢人驅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嗽世無比者此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當食萬羊之兆符合 魏泰記曰宋仁宗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戾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王鞏甲申雜記曰宣仁同聽政日御厨進羊乳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餒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天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山房隨筆曰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云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卽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闕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尊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遼史禮志



曰柴冊儀有司讀冊訖宰相北南苑大王請部帥進赭  
白羊各一羣 又曰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

輟耕錄曰元朝凡帝即位必先受佛戒至元帝初入戒  
壇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為供因問此何物曰羊心上曰

曾聞有用人心肝者有諸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  
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問曰此羊曾害人乎

帝師無答 又曰每日進膳例用五羊自帝即位日減  
一羊以歲計之為數多矣 埤雅廣要曰永樂初設科

取士廬陵錢舉發解南省皆首冠及將廷試忽夢頭生  
羊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傍一人曰非也羊角

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拆毀榜臚傳狀元  
果解措也

羊三

**原觸藩** 跪乳 上詳羊一易經 下 土怪 嶽精上

羊二家語 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雞西嶽 **賁首** 上詳羊一禮記 詩曰將羊賁首三星

亡玉羊鄭康成注曰金雞玉羊二嶽之精 **嗽珠** 上詳羊二神仙傳 下詳羊二幽明錄

年補護軍府史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為神怪竊於戶 **丹毛** 續異記曰吳興

窺之見其牀下有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曜滿室 **白血** 俞亮以承明八

穆天子傳曰犬戎朝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 **五殺** 羊白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號亡

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 **六飛** 奚飯牛於秦傳鬻以五殺羊之皮



公孫枝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春秋命歷序曰有人黃頭大腹出天齊政三百四歲為  
神次之號曰皇神出淮駕六飛  
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恭廣志曰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康  
居春秋說題詞曰羊者詳也詳以改也合三為生以  
養士也故  
羊高三尺  
五色  
四角  
有五色羊以為瑞因圖之府

廳周成王時  
攻虎  
將狼  
漢書管如使豺狼逐羣  
人獻四角羊  
記黠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說建成侯曰  
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奪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莫肯  
千足  
五皮  
食貨志羊千足其人與千  
為用

殺  
肥疇  
詩俾出童殺注殺羊不童也無角曰童殺之  
性皆角童殺必無之物  
詩既有肥疇以速  
諸父注云  
來思  
絜爾  
爾牛羊以往蒸嘗  
又絜  
啗羶  
疇未成羊

坐皮  
上蘇武事  
割尾  
捋鬚  
西域志云割尾更生  
下楊茂事

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  
尋生如故  
下見羊二幽明錄  
也言不待險難而失之  
士刲  
子證  
易士刲羊無血  
下詳羊二論

語  
竹葉引  
樹精化  
上詳羊二晉書  
下詳羊一元中記  
獻子執

鄭伯牽  
魯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  
簡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魯以前同贄始知  
執羔之貴  
下  
毛裏雪  
蘇武飢窮以羊毛  
詳羊二左傳

見羊一  
下來  
畢升  
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又麾  
易經  
九牧  
千走  
一狼走千羊  
豐廟  
告朔  
豐廟用  
人

意  
九牧  
千走  
一狼走千羊  
豐廟  
告朔  
豐廟用  
詳羊二  
荷蓐  
刻木  
詳羊二列仙傳  
畜擾  
通淫

論語  
周禮畜事教  
宜黍  
銜穀  
廣州記曰昔高固為楚相  
擾  
下  
同  
五羊銜穀至其庭  
因以五羊名其地

增火畜  
金精  
黍火穀故羊宜黍  
羊



也 下詳羊 翠尾 黃腹 西陽雜俎曰蜀賓國出野

一地鏡圖 悅草 本草人食野葛而死羊質而虎皮見

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臨川吳 望翼 取

氏曰羊外柔能悅草而內剛很故兌為羊 望翼 取

脂 適海豢羊望翼何可冀乎 大食勿斯離國產胡羊

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

合仍生不取則脹死又莊浪有饜羊土人歲取其脂非

久復 懸頭 燒尾 新言曰初年懸羊頭磔雞頭以求

滿腹 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

以助陽氣 聞見記曰凡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不見

親附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合宴謂之燒尾

耳 細肋 述異記曰陝西同州沙苑有佳羊謂之細肋

故山谷詩云細 食仙茅 飲苦泉 桂海獸志曰廣西

肋柔毛飽臥沙 食仙茅 飲苦泉 英州多仙茅其羊

食之舉體化為肪不復有血肉名乳羊食之宜人 寰

宇記曰馮翊朝邑縣許原下地有苦泉水味鹹苦羊 飲

之肥而肉美今於泉側置 對角 剪毛 元張憲灤京

羊牧諺曰苦泉羊洛水漿 對角 剪毛 雜詠云皮囊

乳酒鑼鍋肉奴似山陰對角羊自注羊或四角或六角

者謂之迭角羊以其角之相對也毛角雖奇香味稍別

不升之鼎俎 東坡詩曰剪毛 骨鎔鐵 脂柔銀 類

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 骨鎔鐵 脂柔銀 類

相感志曰鑄鐵不銷以羊頭骨灰投之乃銷融也 腹

丹房鏡源曰羊脂柔銀軟銅殺羊角縮賀賀錫也 腹

生石 角養草 附膽而生黃狗有寶羊有卵石俱在腹中

可治鬻胃及羊病 埤雅曰獬羊之在原不可牢畜者

也其狀若騾而羣行暑天塵露在其角上生草戴行愛

之獨寢代都賦所謂獬 九頭 六角 淮南子曰阿羊

羊養草以盤旋是也 二首 九尾 為北史隨漢王諒

亂乃出 述異記曰周 二首 九尾 為北史隨漢王諒

州有官羊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 易牧 宜驅 韓子

徵 阿丹國出羚羊名九尾羊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切之山跛祥易牧者夸也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埤雅曰羊性前逆故宜驅 壓羣 善鬪 善羣故于文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為羣每成羣則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是也北人謂之羊頭又曰羶羊似吳羊而大角角

至死尾如馬角亂犀上詳羊一山海經曰龍羊出吐蕃

及蜀威茂州形似畜羊而大其角繚上重化狼乳

八九兩黑質而白文以為帶跨其用亂犀

社祀竈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檄者訟

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中

里檄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為有神驗

二搜神記繫轅補牢淳之子以鳥羊繫所乘車

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戰蒙皮輟肉李茂勳傳

國策曰亡羊補牢未為晚也野李全忠軍望為羣羊爭

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為羣羊爭

趨之遂致敗韓僮金鑿密記曰上輟御前羊肉一盤

賜全誨以下曰難吐珠化石孔帖曰五代南唐劉

得之際且與同味

樊胡子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郭功父五仙謠曰番

禹五仙人騎羊各一色手持六秬穗翱翔繞城壁翩然

去乘雲諸羊化為石至借書投索帖換唐餘錄曰

今留空祠異像猶可識書萬卷聽人賃閱凡借書者先投束脩羊宋類苑曰

黃魯直戲東坡口昔右軍字為換鶯字韓宗儒性饕餮

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處換羊數斤可名二丈書為

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作簡

以圖報答來人督索甚急公相公食學士羹中朝

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日邪公杜悰福壽少倫日食五餐一餐之費皆至萬錢

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

何而來曰自鄜夏來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

並無所覩清異錄曰竇儼嘗病日幾喪明得良醫愈

之勸令頻食羊眼儼遂終身服之其格虎負魚春

家名雙鬘羹世人有呼為學士羹者

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縱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生

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高僧傳曰石虎嘗晝寢夢

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

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碧落洞

獸部羊



**金華山** 清波雜志曰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澗水

**煙** 挂角 此之謂也 舊唐書曰拂林國有羊羔生於山中

**客** 挂角 斷臍 文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語曰羴羊

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

連地割之絕則死惟人著甲走馬駭之其羔 **出淵**

驚鳴而臍絕因逐水草以一二百口為羣

**種土** 郡國志曰吳彥堂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

武元封三年有白羊自此絕焉今俗生羊忌婦人抱

一羊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今俗生羊忌婦人抱

手是效古也 元姚桐壽云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

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

月上未日為吹笳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

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波斯國亦有此

事以脛骨種之輟耕錄曰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

兔食之肥美劉子觀量篇曰晉文種菜曾子植羊非性

闇蠢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注謂到羊皮用

土種之也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水聞雷而生臍系地

中及長駕以木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有種

**無睛能視** 有角不用 易經注羊無睛而能視死不

**粧點芳草** 踢破菜園 雲仙散錄曰午橋莊小兒坡

羊散於坡上曰芳草無情賴此粧點 啓顏錄曰有

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踢破菜園矣

**賜八百蹄** 具三十物 孔帖曰同統達于既行日賜羊

則 **秋陰之氣** 未位之神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丑

具 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草木經羊噉之餘必顛頽

泊宅編曰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

甚偉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

取汝若輟食則可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給膳** 謀羞 羸從羊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

古香齋鼎鑪監領函

參置長獸部 羊

去



若斥峭山如壁上下如跌 西舍利凡曲名十有二五  
 曰鬪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強者則見  
 弱者入山時人謂之 喜鹽 畏露 東齊記事曰牧羊  
 來乃來乃者勝勢也 飲緩馳行勿停息春夏早收秋冬晚出以瓦器砌羊關  
 中地羊喜鹽自還噉之不勞人收 遠視 長生 漢書注曰鄭康成  
 晚出早歸故詩曰羊 牛下來常先於牛也 故史記家語孔子謂文王眼如望羊 百官志凡羊至  
 厨而乳者釋之長生大齊日尚食進蔬食釋所殺羊為  
 長生 鬼化 人變 壽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  
 供奉 狂倏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  
 百里路傍遇羣羊遽走入其內逐之者方至審言已化  
 為一大羊於眾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  
 一大羊乃白語日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快樂人何  
 以比遂將歸飼 養以終天年

羊四

原不畜

伐冰之家 不殺 禮大夫無 死肆 鄭伯有死

反肆

高士傳曰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  
 往從王反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

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

肆耳遂 孟春食 仲春獻 或寢或  
 不受 麥與羊 羔開冰

訛 或剝或烹 俱詩 增過廳羊 會客酒至半旋殺羊  
 令客自割隨所好者線繫定記號畢 大官羊 黃庭

蒸熟自認取以竹刀切食號過廳羊 青羊 尹喜內傳老子  
 曰春風飽 紅羊 北方有紅羊 青羊 與別曰尋吾子

識大官羊 淫羊 博物志曰陰夸山有淫羊一日百徧  
 青羊 淫羊 脯不可食但著牀席間已自驚人 野

之肆 嶺表錄異曰嘗有人自青杜泛海歸閩為惡風所飄  
 羊至一島忽見羣羊人向之亦不驚避初疑人所牧放

而絕無人迹乃知生者 黃羊 杜甫詩黃羊飫不羶注  
 船人方餒因取食之

羊 黃羊 杜甫詩黃羊飫不羶注

羊 黃羊 杜甫詩黃羊飫不羶注



舉此詩以問北使時立愛立愛  
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  
**花羊** 桂海獸志曰南中無白羊多黃  
褐白斑如黃牛又一種  
**兼羊** 王會圖所貢諸物其有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之兼羊周頭高夸  
**玉羊** 九國志曰吳越錢元瓘先是皆國名兼羊四角  
得此當生貴子元瓘果以丁未歲生

羊五

**增詩**唐李嶠詠羊詩曰絕飲懲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  
 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玉含星動晨瓊映雪開莫言鴻  
 漸力長牧上林隈 宋黃魯直戲答張祕監餽羊詩曰  
 細肋柔毛飽臥沙煩公遣騎送寒家忍令無罪克庖宰  
 留與兒童駕小車 梅堯臣江鄰幾寄羊羝詩曰細肋

胡羊臥苑沙長春宮使蹋霜羝疾藜苗盡初蕃息苜蓿  
 盤空莫歎嗟自乏良謀甘更鄙猶能大嚼悵無涯磨刀  
 為削朝霞片時引清杯興更嘉 文天祥詠羊詩曰長  
 顛主簿有佳名羝首柔毛似雪明牽引駕車如衛玠叱  
 教起石羨初平出都不失成君義跪乳能知報母情千  
 載匈奴多牧養堅持苦節漢蘇卿

**增表**唐張說為留守奏羊乳麀表曰狎擾因依動息隨  
 戀如從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 又進鬪  
 羊表曰遠生越雋蓄情剛淩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為  
 微物志不可挫如蒙效奇靈圍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氣前躑躅以奮擊跌如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  
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鷙狼鬪而擊節冀  
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

**原贊**晉郭璞羊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  
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原奏**晉杜預奏事曰臣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  
試求之得一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野獸中所希

**增序**宋梅堯臣逢羊詩序曰予晨過北郭見羣羊有羝  
處前其首昂然而偉膺其角拱然而聳其毛茸然而長

自膊至腕駸駸與纓胡相若其羣很逐而擁趨如奉焉  
及其宰也抵存而羣死之予歸作詩示諸友云

狗一

**原爾雅**曰犬生三豸宗二師一獬旃未成毫狗狗子未

長喙獫力短喙獨歌獠獠詩載絕有力挑多挑獠狗也

狗四尺為獫說文曰狡犬多毛也獨虛短喙犬也

獫胡斬犬吠不止也獫犬之知人心可使也狎言狂

犬也狄赤犬也 **增**又曰狎音短腦狗也狡小狗也

又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狗叩也叩氣以守也 **原**呂忱字林曰獯韓良犬也狻



鵠 宋良犬也五見反 逐虎犬也孔叢子曰盧黑色鵠黑白 何承

天纂文曰守犬為獫扶本反 隴西以犬為獫西反 獯乃容反 寧

乃更反 皆多毛犬也獯乃校反 獯居例 矧 屈尾犬也 易

曰良為狗 **增**毛詩曰無使尫也吠 **原**周官曰犬赤

股而躁燥 **增**禮記曰凡祭祀犬曰羹獻言犬肥則可為羹以獻也

**原**春秋考異郵曰狗三月而生陽主于三故狗各高

三尺 **增**家語曰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

月而生 **原**山海經曰蝮犬如犬青色食人從首始

吳越春秋曰狡兔死走狗烹 荆楚記曰雞寒狗熱

**增**桂海獸志曰蠻犬如獵狗警而獯 又曰鬱林犬出

鬱林州極高大垂耳拳尾與常犬異 莊子曰犬不善

吠為良 淮南子曰獯犬不自投於河 尸子曰地中

有犬名曰地狼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犬名曰賈 京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五行傳曰

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 三才圖會曰犬有三種一者

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 埤雅曰

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

**原**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養之生五子取青子

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子

養之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白犬烏頭令人



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  
 之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  
 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增金**  
 樓子曰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鶴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  
 等自出 古金注曰狗一名黃羊 清異錄曰狗曰守  
 門使 老學菴筆記曰筇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  
 之不可推者 **原**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  
 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 **增**蘇軾  
 上神宗書曰畜大本以防姦不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  
 韓愈詩曰躍犬疾翥鳥 李後村詩曰犬眠花影地

梅堯臣詩曰吠犬憎倦僕

孫覲詩曰睢盱犬透籬

狗二

**原**後漢書曰帝高辛氏有狗名槃瓠時犬戎兵強乃募  
 能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少女槃瓠得之於是少女  
 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

元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為亂帝  
 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  
 而殺犬戎之首來帝以為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  
 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  
 為狗生女為美女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



宮得耳疾醫為挑治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槃俄頃而化為犬其文五色名槃瓠 楚辭曰何

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浞而斷其頸 **增**湯

四方獻令伊尹請正南以矩狗為獻孔氏曰矩狗狗之

善者也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筋

力 **增**又曰鸚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 博物志曰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原**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

邱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

宮人妊而生卵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弗乳而

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

眾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  
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辛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

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  
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呂氏

春秋曰楚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矰遊於雲夢三月  
不返 又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

其所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須良狗家貧不能得乃還  
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良狗有良狗則數得獸矣

非獨獵也百事皆然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也遂扶以下公嗾夫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

雖猛何為鬪且出 又曰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

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 增又曰

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

示閒 原又楚辭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

暇也 無祿兄謂秦伯景公也秦伯有鬻犬弟鍼欲請之秦伯

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聽因逐鍼而奪其爵 左傳曰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

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吠狗弗與及

將歸殺而與之食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

犬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王

不當從此門入 增又曰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

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

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

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

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莊子

曰徐無鬼見魏文侯曰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

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 原列子曰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

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

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戰



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  
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環山者  
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處  
田父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  
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  
齊王懼休將士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  
見用故客反見曰臣聞韓氏之盧周氏之鬻天下疾狗  
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  
兔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詳薦舉增春秋後語曰貂  
勃嘗惡田單安平君聞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

罪於先生嘗見惡於先生乎勃曰然公孫子賢而徐子  
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  
噬之若乃得去不肖爲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安平  
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 **原**尹文子曰康衢長  
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  
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韓子曰宋有  
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  
酒不售而酸怪其故問所閭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  
曰狗猛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  
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



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  
齧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漢書  
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史記曰高祖詔齊捕蒯  
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跽之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  
非知陛下也 **增**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齊  
雍城門外有狗生雙角 **原**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  
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  
忽不見 搜神記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  
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擊之爲狗去復至數

人被甲持兵弩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  
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 又曰東越閩中  
有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隙中有大蛇長八九丈大十餘  
圍東治都尉及長吏或夢巫覡欲得噉童女常八月祭  
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將樂縣李誕有小女名  
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劔咋蛇犬作數斛資蜜灌之置穴  
口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噉資灌寄便放犬咋  
蛇以劔斫殺之得九女髑髏越王乃聘寄爲后 又曰  
昔山陽王瑚字孟璉爲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幘  
白單衣吏詣縣扣閣迎之則忽然不見如此數年於外



何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閣便爲人殺之乃絕 東  
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  
嘗於母前叱犬而永卽去之 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  
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於家中皆言當  
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爲  
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馳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  
纓挂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云兒婦皆在田中狗助  
畜火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  
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 續搜神記曰林慮山下有  
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嘗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

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夸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  
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夸並坐蒲博伯夸密以鏡照之  
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然毛氣伯夸  
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出 **增**  
郡國志曰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  
微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  
報之桑無所好惟好張畢捕魚文臺爲作九里畢以贈  
之 又曰朱建平善相術謂應璩云君年六十三位爲  
常伯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  
璩年六十一爲侍郎直內省欲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



見者於是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果卒 **原**華

陽國志曰雍闓欲降魏說夸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

前盡黑蝻腦三升汝能得否夸皆從闓 **增**吳志曰孫

峻與亮謀誅諸葛恪恪嚴駕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

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

者逐犬遂升車被殺 **原**述異志曰陸機少時頗好獵

在吳豪客獻使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

黠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自還一日至

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

汝能齋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

以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

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毫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

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

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

作答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乃馳還洛計人行程

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村去機

家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冢 **孫盛晉陽秋**

曰王敦敗京師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 **增**晉五

行志曰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

有犬子聲掘之得一犬母青釐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



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  
 雄活及長善噬野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 集異傳  
 曰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昨天錫  
 上林避之乃墮地後苻堅遣苟萇著綠地錦袍從南來  
 攻未入門大破之 **原**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  
 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  
 養一狗甚悽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作飯食  
 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挾箭拔刀然以盤中  
 肉飯與狗狗不噉惟注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  
 轉急然沒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

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又  
 曰晉穆哀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羣聚相  
 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帽長五  
 六尺眾狗共吠之尋跡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吠  
 乃止 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行止  
 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  
 起風又猛狗周走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  
 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露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  
 醒方見之他日又暗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生日君可出我當厚報



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增**廣古今五行志曰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撫軍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和殺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考問果得

其實遂殺石和

晉五行志曰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間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靈寶所滅

南史曰袁粲父子以舉兵為齊所害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遂抱以首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甍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原**述異記曰宋元嘉中石元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返輒門外望之後元度病輒危困醫為處方須白狗肺



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增**又曰宋元嘉中嘉興縣

朱休之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徧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弟皆死北齊書曰徐之才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令目之之才厲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逐李斯東走爲負帝文南徂 陳書曰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惟

嘗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舍離乃還入若耶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齧一人中喉卽死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殞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 隋書曰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首於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腳見人行道卽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卽持齋非時與食不食惟欲得飲淨水耳至後日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猛狗但見一很狗無不競來吠齧若見此狗入寺悉在低頭掉尾 宣室志曰神龍時唐休景爲



相有門僧出言多中一日謂休景曰公有大禍不遠數月然可以禳之公懼而問計僧曰可於卑冗官中孤寒有才幹者用爲曹官因得張君爲之乃問所爲僧曰張君赴部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駿者張到部卽求得二犬高四尺獻之休景大悅召僧視之僧曰極善育後旬日有二刺客爲犬所齧而斃 孔帖曰武后初酷吏邱神勣家狗生子無首當項有孔如口晝夜鳴吠俄失所在 撫異記曰劉巨麟開元末爲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

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吾行部從如雲靈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從之忽咋一從者喉中之頃之死巨麟驚悸搜死者懷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筆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 酉陽雜俎曰天寶中上嘗於夏日與親王某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獬子於坐側獬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柳宗元非國語曰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 廣豔異編曰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寓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



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異之是夕竊臥廐舍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大人衣冠甚黑既挾鞍至馬上駕而去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逮來廐下馬解鞍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及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內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馘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言笑極歡圉人

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至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安在黑衣人曰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憂褐衣者曰母輕洩洩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謹受教褐衣人曰韓氏穉童有名乎曰未也伺有字卽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人曰明夕再來當得笑語而黑衣人催去及曉圉人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以肉誘其犬犬卽至因以繩繫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且載韓氏妻子兄弟家僮名氏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異致犬



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子千餘  
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中有數犬毛狀皆  
異盡殺之歸 集異記曰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  
設宴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碗與犬食時子壻  
李甲見之數諫令公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  
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公曰此犬人性必讐於  
子切慮之李以爲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  
見之始疑犬讐已犬見未寢又出戶李見犬去後乃以  
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  
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牀當

喉而齧齧訖知謬乃下牀憤跳號吠而死 五行志曰  
咸通中會稽有狗生而不能吠擊之無聲狗職吠以守  
禦其不能者象鎮守者不能禦寇之意 古今詩話曰  
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於御榻之  
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  
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卽位左右引令  
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卽搖尾飲  
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裯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  
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於熙陵之側 澠水燕談錄曰  
平原陸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外郎知干乘縣一日與門



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食畜犬生曰犬能食人古人所譏  
况珍味耶犬不食贖視之以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  
至跑門闥將入生起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作人臥於  
牀上升棟避之犬入登牀噬之覺非人吼怒出戶擲尾  
作聲而死 江鄰幾雜志曰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  
塞主妻為昊賊擄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  
犬之白乃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  
卽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卽濡身而返凡六七  
日出賊境其犬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東軒筆錄曰  
慶歷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臺官宋禧上言蜀有羅江

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  
時人謂之宋羅江 泊宅編曰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  
監察御史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自渠中出直  
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  
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窗牖之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  
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飼以肉一斤渠來必歡喜跳  
躍然後食之以為常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又曰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  
紫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小  
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吏部尚書 宣靖妖化錄曰宣



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羊羣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 吳聞總錄曰青州老人朱先生以賣藥自給攜一妻一妾一犬往來贛州紹興丁丑四月有村民託言母病邀至其家盡奪其貲囊殺三人埋於林間犬隨而叫號俄舍去詣縣伏庭下如有所訴縣宰卽遣弓兵隨犬所至至埋所發穴得尸復引至賊家盡獲凶黨 夷堅志曰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爲徐州守全椒縣結正

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菴頗幽僻常爲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雇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貓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於牀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返凶盜乘虛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行又隨之至於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多識菴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菴中作罪過乎盜雖強辨數四然低首如怖伏狀卽與俱還菴僧已死時正微暑貓守臥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



賈似道悅生隨鈔曰舅氏慈遠公好記異事一日遠來相訪言任邱縣友人養犬甚猛羣犬莫能勝晚年既衰瘞為衆犬所齧憤憤不食而死刳其心已化為石而膜絡包之似石非石色如寒灰重如磚瓦觀其脈縷真心也不知緣何至此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范成大攬轡錄曰乾道六年奉命使金至邯鄲縣牆外居民以長竿磔白犬懸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於上云本國人用以祭天禱病 遼史曰八月八日國俗屠白犬於寢帳前七步瘞之露其喙後七日中秋移寢帳於其上謂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松漠紀聞曰金國天

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 永昌雜志曰至正二十一年昆明縣玉案山下產赤小犬色如火羣吠徧野 輟耕錄曰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圖金壽家已闢雄狗生小狗八其一齧爪紅如鮮血犬之為妖多見之於占驗之書未有若此者 又曰高麗以北為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地極寒每歲委官給散資糧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剋滅之必齧其主者至死乃已 又曰北方阜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



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穀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彙苑曰弘治中兗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犬常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犬亦去經旬三日犬化為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俱盡幸逃得性命耳妻信不疑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各爭真偽妻及鄰里白於官命置之獄中忽一小卒語於妻妻曰先歸者犬精也視婦曾間有爪紋則辨矣卒以白官名婦問其故裸而視其背間有血紋密使以血厭之偽妻化犬立

撲殺之

狗三

原金畜

斗精

應劭風俗通曰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也 春秋考異郵

日七九六十三

陽氣通故斗運狗三

烏龍

青鸛

狗二續搜神記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青

竦耳

注

鷓白雀飛龍虎子

馴良警捷難狎易使也

黃頤

赤精

精上詳大狗賦

黃頤也

赤精

許慎說文曰獫黑犬黃頤也狂黃犬黑頭

也下詳續搜神記

長耳

短喙

白澤圖曰黑狗白頭長耳

休奕走狗賦

卷尾龍也

蔡氏清論曰

望視之兔白蹄之系短喙之犬修頭之馬斯禽

獸也猶形乎勢觀況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

旅葵

周狗

尚書曰西旅獻葵 公羊傳

鈴蹄

鋸齒

傳休奕走狗賦

周處風土記

宋淖

韓盧

莊子曰



里有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為淖逐狗不及止而望之自以為過矣下詳狗二戰國策

**素牙** 山海經曰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白齋書

**銜卵** 上詳狗二述異記 走百里 高三尺 上詳狗二

郭公魏晉俗語曰太康七年天郊壇下黃耳赤

有白犬高三尺光色鮮明恒臥見人則去 食虎 逐麋 瑞應圖曰

**身** 上詳狗二述異記 赤身高四尺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黠犬能飛食虎

豹 逐麋之犬不顧兔耶謂求大也 敝蓋 重環 仲

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故蓋不棄為埋狗也 升

詩曰盧重環又曰盧重令重鉤注合狗環聲也 仙 負女 淮南王雞犬皆升仙

疥姬毒而薦之與犬犬斃 傷張收 吠楊布 宋張收

所傷醫云宜食蠶膾食 牽上蔡 吠深巷 李斯曰牽

之愈 下見狗二列子 蔡門豈可得乎 不夜吠 畜土性 無事犬不夜吠

古詩犬吠深巷中 搏噬 守禦 曹植表盧狗悲號國知其才乃試

畜 問名 吠形 夫論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不叱

**左牽** 尊客之前不得叱 效犬者左牽 宜梁 去腎 周禮狗

**識家** 賣以嫁女 漢祖移新豐雞犬各識其家 晉吳

此外蕭然無辨 累累喪家 狺狺迎吠 有人見曰累累若喪

家之狗 下 狻而不使 狻無不噬 管子曰管仲將

見狗一楚辭 犬噬噬日暮欲噬我狻而不使也君必去之言易牙

豎刁為亂也 傳曰國狗之狻無不噬也狻狂狗也

**戀主** 噬人 猛相 雄姿 躡遺蹤 尋漏跡 增

**黃蒼** 白望 上詳狗二陳書 西京雜記口茂陵少年



釐曉白望

白靈

青駁

陶弘景曰裴真君好養白犬

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青駁

價直百金

西京雜記曰楊萬年有獵犬名青駁

記曰

楊萬年有獵犬名青駁

價直百金

蘇子瞻云予來儋耳得大狗

上詳狗二華陽國志

皆

卑脚

長翰

三歲時有卑脚犬曰青花忽來鬻兒

驚

陰食之至德有良藥封之及愈為宦者字之曰捧硯委

穴邢子隨之行數百里出山頭有殿屋官府仙人吏使

甚嚴見其故妻主洗魚與邢子一函藥發視之乃魚子

也養之池中一年皆為龍邢子後還山見犬色更赤有

長翰隨邢子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焉

錄曰

張狗兒母夢有物如犬子頭有

生釐

有角

民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

極足

繫頸

角抵之因感而有妊故小名狗兒

錄曰

張狗兒母夢有物如犬子頭有

生釐

有角

民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

極足

錄曰

張狗兒母夢有物如犬子頭有

生釐

有角

民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

極足

繫頸

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不噉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

錄曰

張狗兒母夢有物如犬子頭有

生釐

有角

民歌之曰狗吠不驚足下生釐

極足

繫其尾何得不然

日繫狗當繫頸今反

巨口

短尾

說文曰狗巨口而黑身

廣志曰狗有

守夜

懸蹄短尾之號

蜀之南常雨少晴

守夜

吠日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

吠雲

天中記曰杜光庭有

又杜詩仙家犬吠白雲中

柳宗元集曰僕大雪踰嶺

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狂走者數日至無

雪乃

磔道止風

投井降雨

爾雅注曰今俗當大道

書故實曰舒州瀾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捕鼠

早即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醉虎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

狗必醉狗

曳馬

虎之酒也

化龍

舊唐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

拂蒜狗自此始也

續仙傳曰韋善俊挾一犬號烏龍

巨口

短尾

繫其尾何得不然

日繫狗當繫頸今反

巨口

短尾

說文曰狗巨口而黑身

廣志曰狗有

守夜

懸蹄短尾之號

蜀之南常雨少晴

守夜

吠日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

吠雲

天中記曰杜光庭有

又杜詩仙家犬吠白雲中

柳宗元集曰僕大雪踰嶺

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狂走者數日至無

雪乃

磔道止風

投井降雨

爾雅注曰今俗當大道

書故實曰舒州瀾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捕鼠

早即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醉虎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

狗必醉狗

曳馬

虎之酒也

化龍

舊唐通典曰唐武德中高昌

拂蒜狗自此始也

續仙傳曰韋善俊挾一犬號烏龍

巨口

短尾

繫其尾何得不然

日繫狗當繫頸今反

巨口

短尾

說文曰狗巨口而黑身

廣志曰狗有

守夜

懸蹄短尾之號

蜀之南常雨少晴

守夜

吠日

抱朴子曰陶犬無守夜

吠雲

天中記曰杜光庭有

又杜詩仙家犬吠白雲中

柳宗元集曰僕大雪踰嶺

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狂走者數日至無

雪乃

磔道止風

投井降雨

爾雅注曰今俗當大道

書故實曰舒州瀾山下有九井實九眼泉也

捕鼠

早即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醉虎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

狗必醉狗

曳馬



後化龍乘之 飛升而去 咋蛇 銜兔 幽明錄曰晉大興二年吳

日的尾常時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犬暫出渚次隆為

大蛇圍繞周身犬還便咋蛇蛇死隆僵無所知犬傍徨

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同伴怪所以隨往見隆悶絕將

歸家二日犬為不食隆復蘇乃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親戚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為人

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

前而去 狸德 豹聲 迪書云深巷寒犬吠聲如豹

待門 扣閣 國語曰趙簡子田于螻史黯聞之以犬待

之茲園簡子曰何以不告黯曰君行臣不從為不順主

將適螻而麓弗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下詳上狗

二見干寶 哭市 上臺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

搜神記 孫淵未亡家數有怪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犬冠幘絳衣上臺 防庫 一黃犬在彼十餘年吳興

物故畜犬以警盜名為防庫 秩滿有代者周末去間謁犬

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泊秩滿有代者周末去間謁犬

認所乘輜識為故主迎擾馴伏掉尾戀戀周解其意使

置於船中後數日船至巴河大登岸未返而船人解纜

東下大望見跳躍嗥鳴奔隨不置凡三四十里周顧見

之命小船呼載既得上不勝喜遂至湖州 孔帖曰五

人華隆好獵養一伎犬號

死隆僵無所知犬傍徨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子為人

唐王維與裴

史黯聞之以犬待

不從為不順主

下詳上狗

魏志曰復州簽

夷堅志曰復州簽

管諸司錢

在彼十餘年吳興

去間謁犬

家數有怪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管諸司錢

在彼十餘年吳興

去間謁犬

家數有怪

銜兔

幽明錄曰晉大興二年吳

人華隆好獵養一伎犬號

死隆僵無所知犬傍徨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子為人

唐王維與裴

史黯聞之以犬待

不從為不順主

下詳上狗

魏志曰復州簽

夷堅志曰復州簽

管諸司錢

在彼十餘年吳興

去間謁犬

家數有怪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管諸司錢

在彼十餘年吳興

咋蛇

幽明錄曰晉大興二年吳

人華隆好獵養一伎犬號

死隆僵無所知犬傍徨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子為人

唐王維與裴

史黯聞之以犬待

不從為不順主

下詳上狗

魏志曰復州簽

夷堅志曰復州簽

管諸司錢

在彼十餘年吳興

去間謁犬

家數有怪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管諸司錢

在彼十餘年吳興

後化龍乘之

飛升而去

咋蛇

幽明錄曰晉大興二年吳

人華隆好獵養一伎犬號

死隆僵無所知犬傍徨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子為人

唐王維與裴

史黯聞之以犬待

不從為不順主

下詳上狗

魏志曰復州簽

夷堅志曰復州簽

管諸司錢

在彼十餘年吳興

去間謁犬

家數有怪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後化龍乘之

飛升而去

咋蛇

幽明錄曰晉大興二年吳

人華隆好獵養一伎犬號

死隆僵無所知犬傍徨

始進飯隆愈愛惜同於

有狗子為人

唐王維與裴

史黯聞之以犬待

不從為不順主

下詳上狗

魏志曰復州簽

夷堅志曰復州簽

管諸司錢

在彼十餘年吳興

去間謁犬

家數有怪

防庫 共牢

夷堅志曰復州簽

百鳥類考

卷之三

犬部

狗



柵為鄰垣不固營犬十數成羣競至其旁肆意侮齧囊  
 犬以頸索拘縻之故不能敵俱遭搏噬守卒擊逐羣犬  
 去而曳以歸後繫諸故處遂十日不食若忿恨狀然眾  
 相與言此犬非儕輩可比反遭傷害今而弗食豈亦懷  
 報復之志乎盍為去其縛使得逞憾以洩勝負僉以為  
 然乃縱之營犬望見謂如前可欺羣吠而至二犬奮迎  
 之勢若猛虎之視羊豕或絕其咽或破其脅皆立死凡  
 殺四五犬餘悉奔遁眾卒烹食死犬肉厭飲之外復以  
 遺妻子經旬日顧念得肉之利又解縱如初徘徊抵暮  
 略無一來者俄有兩虎龍頤大出不意而至雖持挺歐  
 逐不肯退少焉客主各殞其一存者流血呻呼而散不  
 越夕并死蓋四犬競鬪皆不獲免畜產銜怒不可解如  
 此廣異記曰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  
 之元忠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米 銜飯者居圍城中族人在西州別墅城閉既久內  
 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歎畜犬傍徨其側似有憂思者  
 中舍囑之曰爾能為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  
 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命犬曰水竇出犬至莊鳴  
 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

此數月以至城門孫氏闔門賴以不餓孫氏愈愛畜之  
 後數年斃葬於別墅之南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  
 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建寧志曰咸溪童鏞家畜二犬  
 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  
 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臥於簷外花者日銜飯  
 吐而飼之夜則臥於其旁白者既死主憐之埋於門前  
 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繞數匝若拜泣狀臥其旁少頃始返  
 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媪周氏臨安人有蔡公者負其錢  
 最多屢索不還媪呼而責之蔡公言曰今歲再背約當  
 為八乳牝狗以報未幾蔡死而方家因得一八乳犬媪  
 常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 唐五行志曰神功  
 元年安國 獻兩首犬 乳貓 償鹿 貓孔帖曰李迥秀所居犬乳鄰  
 漫錄曰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  
 囑守黥犬主幕官擬曰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  
 犬償鄭府之鹿 赤虎 白龍 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道  
 足矣守從之 遙郡君飼以梁肉食縣邑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  
 晉書曰庾翼嘗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並貴盛然有

古齊齋鼎鑑類

卷四

獸部

狗

聖



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庚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其妾產犬  
子不令蘊知狗長大蘊入見狗眉目分明而形異於眾  
後失所在蘊慨然曰殆  
白龍乎後為桓氏所滅  
戴冠 取箭 楚客家畜一犬  
一日忽戴楚客冠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  
分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即見殺未  
幾韋氏敗楚客被斬 三國典略曰北齊廣寧王孝珩  
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近王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  
左右牽 如狸 似狐 上詳白首注 周官曰士射豸  
衣而進 守 小狸 花鴨 南都新書曰鄱陽人張朝為猛獸所  
水小贖曰僖宗朝宰相王鐸所愛卑脚犬  
日花鴨有刺客匿於梁上為犬所覺而免 銜箸 登  
木 五代史曰契丹北有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  
穴居食生妻女食熟有中國人至其國妻使逃歸以箸  
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箸狗見其家物必銜歸  
則不能追矣 木狗形如鬼 善噬 性險 上詳狗二  
車能登木其皮可為衣袴

南史卞彬為禽獸凌 入衣 帶鈴 杜詩曰舊犬喜我  
錄云狗性險而屈 歸低徊入我衣

宋詩曰犬帶 黃奴 雪童 清異錄曰未陽廖習之家  
金鈴臥落花 有一黃犬識人喜怒頤指

可使名曰黃奴習之嘗作歌云我家黃 東方烹 西  
奴類黃耳 宋呂本中畜犬名雪童

園弄 漢靈帝熹平四年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以  
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 袖稅狎 搖靴呼 淮南

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稅稅狎 狎 子曰  
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異袖稅而狎犬也

稅杖也 廣志曰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  
呼 吠所怪 應其主 楚詞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

名則鳴號而應其主人犬異 割之猶蠕 動不可禁  
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也 呂氏 蒙

淮南子曰狡狗之死也割之猶蠕蠕動也 蒙  
春秋曰飢狗盈宮漠然未見骨也見則動不可禁

蒙未視 呀呀而走 上詳狗二說苑 柳宗元與楊誨  
之書曰盧狗之遇獾呀呀而走不

古靈淵蓋頂山 卷三 獸部 狗 星



顧險阻惟  
辟惡 禦災 風俗通曰鬪賓犬善守衛著  
又曰太史公記云

秦始殺狗磔四門以禦蠱災今人殺白犬  
豕交 豺

以血題門戶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  
豕交 豺

跪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  
西 禁殺

好屠 東坡志林曰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  
東方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禁殺牛乎孔

子曰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  
史記刑 抱臥 賦偷 顏氏家訓曰義陽朱詹好學

軻好屠狗 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  
學士為孝元所禮 侯鯖錄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

申理其破題曰僧惟不淨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擺續  
習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免之眸又云既欲 吠屠人

思於寶腹遂乃設於空喉空喉取狗器也  
吠屠人

迎宿客 程氏遺書曰犬吠屠人 杜詩犬迎曾宿客

嗽胡麻 好事集曰以胡麻麩啖犬則光黑而  
讓詩饒犬 續貂不足 畫虎反類 晉書曰趙王倫篡

每朝貂蟬盈坐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馬援戒子 酉

書曰效季良不得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酉

人 謝母 袁山松書曰光和四年帝於西園弄狗以配  
其父求得一狗以謝其母不懷 識喜怒 善猜警 上

嫌恨又以大狗一頭買生一口 識喜怒 善猜警 上

黃奴注 埤雅曰狗善猜警非禮相凌則警吠 狼狐

又曰狗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良為狗 狼狐

往獫狁 雅音注獫音焚廣 藪狻 藪狻 南越犬名也

工徹止藪狻來白 狗四

原無投骨 禮長者之前 無使吠 詳狗一 狗監 漢楊

原無投骨 禮長者之前 無使吠 詳狗一 狗監 漢楊



為狗 狗盜 孟嘗君客 狗盜 能為狗盜 狗盜 淮南子曰鄭子陽剛毅

監 畏罪而恐誅則因狗 玉犬 述異記曰濟陽山有折弓者

狗之驚以殺子陽 幽明錄曰王姥黃龍中九歲病死自

雞鳴玉 天公狗 朝至暮復蘇云見一老嫗挾將飛見

犬吠 北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 海狗 海語曰海狗形如

伏井闌中云此天公狗也 海狗 狗大如貓純黃色

常遊海背風沙中遙見船行則投海漁人以 駁犬 唐

技獲之蓋利其腎也醫工以為即膈膈臍云 駁犬 唐

書曰波斯 天犬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

國多駁犬 犬下則天下兵起乃天狗之星光飛

流注而生所生之日或數十其行如風聲 龍狗 見穆

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嘗吹過梁野 龍狗 天子

傳注龍龍茸謂猛 犀犬 搜神記曰元康中婁縣懷瑤

狗或曰龍亦狗名 犀犬 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之得

犬子雌雄各一長老云 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原詩**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兔青駁撮飛雉鵠鷺皆盡

收鳥鷺安足視 **增**唐蘇拯獵犬行曰獵犬未成行狐

兔無奈何獵犬今盈羣狐兔依舊多自爾初跳躍人言

多挈躡常指天外狼立可口中嚼骨長毛衣重燒殘煙

草薄狡兔何曾擒時把家雞捉食盡者飯翻增養者惡

壯可嗟獵犬壯復壯不堪免絕良弓喪 宋孔平仲狂

犬詩曰吾家有狂犬其走如脫兔撐突盤盂翻搜爬堂

廡汗逢人吠不止雞噪貓且怒固難在家庭只可守村

墅不見已半年意謂少懲懼昨日至城東搖尾喜若赴

銜衣復抱膝屢叱不可去一躍數尺高其強乃如故豈



惟性則然汝分亦天賦未聞有驕驕蹄齧豈中路安敢  
攜汝歸重令兒女怖 梅堯臣犬詩曰常隨輕騎獵不  
獨朱門守鷹前任指蹤雪下還狂走人思上蔡遲書寄  
華亭後莫將呼作龍梁肉纔經口 蘇軾烏喙詩曰烏  
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書馴  
識賓客夜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踐趁  
僮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度清深浦浮游似鵝  
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貴汝再拜謝厚恩  
天不遺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李至呈修史  
錢侍郎桃花犬歌曰宮中有犬桃花名絳繒圍頸懸金

鈴先皇爲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卷扇未  
開桃花搖尾常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飢祇傍御牀  
餒彩雲路孰不勞牽瑶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  
成忽遺弓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輶十數  
程兩背漣漣似流淚骨見寒毛頓顛顛萬人見者俱傷  
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何足嘉西旅克庭豈爲  
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爲褒應不曲白魚赤雁且勿  
書願君書此懲浮俗 呂本中畜犬詩曰主人長年閑  
柴戶終日閉雖云伴我嬾常有跋扈志端如在籠鶴又  
若伏櫪驥舉首望道路久欲從此逝恨無陸探微寫此



獅子戲如何尚搖尾更作求食計 元貞性之題犬詩  
曰深宮飽食恣狎寧臥毯眠瓊慣不驚却被卷簾人放  
出宜男花下吠新晴

**原賦**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  
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銜國之冊帝曰疇咨  
近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  
其骨法也不可辨以釋倥傯踈踈雄姿猛相厄然高八  
九尺形體如箭鏑象貌如刻畫毛踰紫豔光雙眉如白  
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  
聞林獸之羣爭欬斷鏢而齧石逆風長厲野禽是覓鼻

鼻微香眼裁輕跡盼矚而奮怒揮霍而振鬩譬天梁折  
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擊六駭折其脊拓捺能罷  
破其胷拚抄獸頭斷其爪處如劔聲牙創似鉞刺視  
其未死之間血泉湧如箭射於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  
谷之峻厄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然  
其所折服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姪之  
賓通聽百里夜吠信信若乃蠻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視  
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正摧竦耳側聽則恒山  
動南向嚙嚙則霍山頽耽精直視則曾邱魄虓嚇奔突  
則重闔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



昔宋人有鵲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彌明振之於巨蔡  
槃瓠受之於鑾都淪百代之名狗敢餘犬之能俱絕駟  
鐵之猗猗云何盧令之足書 晉傅休奕走狗賦曰蓋  
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雋  
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  
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  
其不抗豈晉蔡之能禦旣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  
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  
爪口含素牙首類驪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捎後  
豐顛促耳長義緩口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

魚體成勢若凌青雲自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曜赤精  
震茹黃而惛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遺  
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鳥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  
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  
谷原無遯兔林無隱鹿顧芷隰以嬉遊兮步蘭皇而騁  
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萊以待蹤逐東郭之  
狡兔旣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旣迅捷其無前又  
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  
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綫兮其槃瓠之不虞感恩養  
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猗猗而



盤桓 **增**宋王禹偁園陵犬賦曰嘉彼御犬旣良且馴  
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  
而不親繡紵飾以焯焯金鈴奮而振振飼以公庖彭澤  
之魚兮曾何足道畜之土性西旅之葵兮詎得同倫健  
逐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邇臣若乃  
風暖掖庭花繁禁籞扇俟錦翼之雉籠近雪衣之女入  
赭袍兮曳尾聞霓裳兮率舞循繞乎金塘徘徊乎瑤圃  
睥睨爐煙追隨蠟炬見觀書於乙夜聽求衣於未曙旣  
無吠乎投籤每夙興於曉鼓莫不默識聖心潛知天語  
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辰遊而夕嬉又安在

乎逐麋而捕鼠彼宋狔之與韓獪又安得同羣而接武  
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采藥島中之士未  
迴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舐鼎以登仙對遺弓而  
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啗鮮食兮彌苦豐顛載減負重鉤  
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於何所赫赫顧命明明嗣皇  
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增畫傷俾  
守園陵之地且殊槃瓠之鄉縻索緇以璀璨琢籠檻而  
熒煌仗陪鹵簿車逐輻輳鎖幽宮兮黯黯號白日兮茫  
茫松阡夜月栢城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盜一坏  
之士亦足隄防表終天之巨痛甘朽骨於龍岡狡兔盡







夾脾有麤豪數尺能以頸上豪射物

**增**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嘗穴居士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

虞衡志曰嶺南一種嬾婦豬似山猪而小常噉田禾惟以機袖紡織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

五行傳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 崔豹古今注曰豬一名長喙參軍 孔帖曰扶南人喜鬪豬 異物志曰鬱林大豬一蹄有四五

甲多膏買者以鐵錐刺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豚名曰邪 空同子曰豕主食故一乳十七八 天中記曰北狄渤海俗所貴者曰鄭頡

之豕

之豕

豕二

**原**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

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

玃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增**越絕書曰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豚

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原**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

嘗殺豬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豬何以為其母曰欲噉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  
豬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史記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  
袁固問老子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  
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  
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默然  
乃罷之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  
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  
徵爲博士進丞相封平津侯 又曰到都東海人景帝  
時爲郎嘗從遊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  
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到都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

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  
彘亦不傷賈姬 **增**洞冥記曰漢武未生景帝夢一赤  
彘從雲中直下崇芳閣帝覺見赤氣如雲霞來蔽戶牖  
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原**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子闐大都末出城見野  
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  
異之卽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居  
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  
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常買輒  
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



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

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爲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往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徽便推豬以與之後數日亡豬者得其豬旣以豬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



其非常人甚樂其嘯乃殺狔以進之道真食狔盡了不  
謝媼見其不飽又進一狔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爲  
吏部郎媼兒爲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  
母而後知之於是齋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  
復相報 **增**晉書曰呂光死其子纂立有豬生子一身  
三頭俄而呂超殺纂 伽藍記曰有劉胡者兄弟四人  
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  
人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即舍宅爲歸覺  
寺合家人入道焉 後周書曰陸逞爲京兆尹都界有  
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豨豕遂乳養之諸豚賴

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隋五行志曰開皇末渭  
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  
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  
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  
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大唐新語曰太宗射猛  
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  
豕有一雄豕躍及鐙吏部尙書唐儉投馬搏之太宗拔  
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  
甚儉對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逞心於一獸太宗善  
之因罷獵 祿山事跡曰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爲異



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明皇曰豬龍也無能為者 盧  
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  
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  
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 唐五行志曰元  
和八年長安西市有豕生子三耳八足 又曰乾符六  
年越州山陰民家有豕入室內壞器用銜椀缶置於水  
次 陶穀清異錄曰偽唐陳喬食蒸豚曰此糟糠氏面  
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仇池筆談曰王中令既平蜀飢  
甚入一邨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  
奇之因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餽蒸豬頭甚美公喜問止

能食肉飲酒耶為有他技也僧言能詩公令賦蒸豚立  
成云鬚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  
葉裹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  
箸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遂與  
之紫衣師號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院訴家  
奴失豕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 冷齋夜話曰宋神  
宗一日見後苑有牧豕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  
宗以來長令畜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  
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詔付所司自是禁中不復  
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因



悟太宗遠略亦及此 清波雜志曰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某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剖視之其左牡齒臼中得一如來像像如拇髻有珠如粟瞑目趺跏坐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夸堅志曰岳飛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為市遊徼有舒翁者善相術嘗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然豬之為物未有善終必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為然後秦檜下岳於大理獄周二畏鞫之遇夜周往間行至鞫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惑却步此物徐行

入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 纂要曰元順帝一夕夢大豕洩城因禁民畜豬及大兵至召百官議戰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歎且泣命開建德門北去嗚呼豬者朱也天之示人良亦顯矣 又曰正德十四年冬有旨禁約人民不許養豬違者永遠克軍以俗呼豕為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旬日之間遠近盡殺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駭異

豕三

原剛鬣

攢錐

上詳豕一禮記下見郭璞家範贊

白頭

青爪

東觀漢記



曰朱浮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養生要集曰豕白蹄青瓜不可食也 襄陽者舊傳曰木

澤 木蘭橋 上詳豕二東觀漢記 襄陽太守皮府君曰以此橋近荻有藪菜於橋東大養豬襄陽太守皮府君曰以此橋

豬屎臭當易名作豬鬪橋耳莫復云木蘭橋也初如戲之而百姓 魯津伯 大蘭王 符子曰朔人有獻燕昭

遂易其名 魯津伯 大蘭王 符子曰朔人有獻燕昭

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

穢今仗君之靈而化始得為魯津之伯也 下見袁淑

俳諧 四月生 期年食 家語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

先王之法也犬 賜肩 齧脚 項羽賜樊噲卮酒籠肩

豕不期年不食 賜肩 齧脚 項羽賜樊噲卮酒籠肩

脚 交睫 去腦 腥不可食 禮豚去腦 五縱 干

足 詩一發五縱 貨殖傳 宜稷 食糠 上周禮 糟糠薦食

蒸狔 獻豕 晉王濟性豪侈帝嘗幸之供饌甚豐蒸狔

平食未畢而去 字誤 性卑 古人有讀史者云三

詩經云獻豕于公 豕性卑而率 掩豆 負塗

來日渡河校之果然以已為三以亥為 歸艾豕 吳為封

禮晏平仲儉祭先人豚肩 為封豕 歸艾豕 吳為封

不掩豆 下詳豕一易經 傳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

以薦食上國注封大也 傳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

豕注婁豬求子豬也喻衛夫人南子也艾豕喻宋朝也

牙剛暴 物貪婪 積豕之牙 獷滑剛暴難 士不殺

人而啼 禮士無故不殺犬豕 傳齊侯田于貝邱見

而啼公 大豕人立從者曰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

增嘗麥

調糠

飲酒

漢書曰昭帝時燕

銜脯

飲酒

王宮永巷中豕出

糠而媪為之擇豕豈 街脯 飲酒 漢書曰昭帝時燕

愛豕哉利其肉也 街脯 飲酒 漢書曰昭帝時燕

園壞都竈銜其脯六七枚置殿前 晉書曰阮咸至宗

人間共集不用杯觴斟酌以大甕盛酒圓坐相向大酌



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寢櫓入門所爾雅疏曰豬

必割其耳王隆家方割豬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

何如日割其耳傷於矢明日隆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

之自是人家惟食圈舞囿裏白帖曰紫姑每食於圈

徐州蕭縣民家豕在困舞又牡豕破甕繫杙魏志

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齒齧破甕繫杙魏志

人失婦求管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覓擔豬者乃逐

之行次豬忽繩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出看

積豕之杙也今齊東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杙音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寢櫓入門所爾雅疏曰豬

必割其耳王隆家方割豬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

何如日割其耳傷於矢明日隆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

之自是人家惟食圈舞囿裏白帖曰紫姑每食於圈

徐州蕭縣民家豕在困舞又牡豕破甕繫杙魏志

多將鄰里羣豕而行復自相齒齧破甕繫杙魏志

人失婦求管輅卜之輅曰君明日於路覓擔豬者乃逐

之行次豬忽繩斷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甕見其婦出看

積豕之杙也今齊東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杙音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也豕能俯其首又喜五尺千鈞尺史記曰朔人獻

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大無用化石能水

不敢往牧三才圖會曰豕之性能水牧豬之所必任

水草與犬交下馬搏晉書五行志曰劉聰末年犬

之交與犬交下馬搏晉書五行志曰劉聰末年犬

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俄而鬪死殿上喜雨

宿衛莫有見其入者下見豕二大唐新語喜雨

發風埤雅曰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長孺善

其味曰直得一死再會又稱豬肉之美范淳

甫曰柰發風何東坡笑曰淳甫誣告豬肉

相商邱能養史記曰留長孺以相疑立名博物志

不償失火還半直曰朱穆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

娶語之云當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豬者到市即售亦不

者辭不受穆膏塗身毛織席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棄錢而去膏塗身毛織席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者辭不受穆膏塗身毛織席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者辭不受穆膏塗身毛織席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者辭不受穆膏塗身毛織席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者辭不受穆膏塗身毛織席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者辭不受穆膏塗身毛織席東備錄曰申王謂豬



既供餐不宜處於穢糞乃以檀龕粟粥待之

信難及

取其毛刷淨令巧工織王癸席光而且滑

惡勿類難及故也子華子曰子車氏之殺其色粹

而黑一產三豚其二如之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勿類

於已也齧而殺之其同於已也則字之惟恐傷也

名戰艦

畫屏風戰艦千數以野豬為名晉書曰韓

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舒尉鄧林父病垂死

性觸突

喜卑穢

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曰

養客舍

畜禁

中三輔漢錄曰馬氏兄弟五人共作客舍養豬賣豚故

民謂之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陵

食梓肥 遇槐止

本草曰擣梓葉飼豬

咸通初有渤海僧隆多羅者寓於四明精舍能通老獸

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略略有聲一朝土戲云此豬有

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

老翁餽

司原獲

魏志曰管

恩家確上雞鬪謂恩曰當有老人將豚一口從東來候

恩恩射雞為饌進前著小女子脚舉家惶怖竟無所害

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西方

音之眾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謀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

喜而自以為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傾困倉以養之豕

府仰嘔伊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

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淪遂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

艾豨耳此隨聲 畜致富 夢得官 朝野僉載曰唐洪

逐響之過也 富因號豬為烏金 又曰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

繫金鈴

偷瓊履

志怪曰吳中有一士夫

見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







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  
 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  
 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鄉  
 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一更當來公大  
 憤曰吾力不能救將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  
 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  
 嘉禮願為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  
 之將軍失驚而走天明視其手乃豬蹄也俄聞哭聲漸  
 近乃父母昇櫬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  
 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冢中見大豬無前蹄走出而斃公  
 納其女烏鬼嬾真子曰杜詩家家養烏鬼峽中士人  
 為側室烏鬼夏侯節云烏鬼豬也峽中人家多事鬼  
 家養一豬非祭鬼不用故於豬龍東坡志林曰晉州  
 羣豬中獨呼烏鬼以別之豬龍青神縣道側有小  
 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為泉  
 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以牝豬為母故以  
 名之泉在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  
 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不之信余不平其  
 見疑復禱於泉上已而復出愿大驚拜而去

**增詩**宋梅堯臣詠豕詩曰司原豢俗豨日見容陰昵喜  
 比為白麟惟憂不豐溢烈飈澤雨作真聲向人出司原  
 悔何由肝膽空駭慄

**原文**宋袁淑大蘭王九錫文曰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  
 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豬冊命大蘭王曰咨惟  
 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腩而洪茂長無  
 心以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  
 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  
 美也白躡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出於人口經  
 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唯君為雄顧羣



數百自西徂東俯歎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

**原贊**晉郭璞封豕贊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薦食無厭肆其殘毀羿乃飲羽獻帝效技 又豪彘贊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資自為牝牡

**增啓**梁庾信謝滕王賚豬啓曰奉教垂賚肥豕一腔白腹見珍度遼東之水赤闌為重對襄陽之城忽降全恩

護充炮烙孫弘牧於淄水惟以求錢卜式養於上林豈知其味

貓一

**增**埤雅曰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

從苗貓日暮目睛皆圓及午即旋斂如線其鼻端常冷

蓋貓陰類也故其應陰氣如此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

竹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貓亦如虎畫

地下食鼻頭冷惟夏至一日煖貓死不埋於土挂於樹

上 格物論曰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及考爾雅注蒙

頌即蒙貴捕鼠勝於貓則貓與蒙貴又似二物詩曰有

貓有虎 禮記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 史記東方朔

傳曰騏驥駮耳飛兔麟駢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

深宮曾不如跛貓 尹文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狴之



捷 采蘭雜志曰貓一名女奴 酉陽雜俎曰其毛不  
容蚤蝨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卽若火星 范蜀公記事  
曰鞭以箠馬愈久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隨節折裂  
鶴林玉露曰蘇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以無鼠而養不  
捕之貓余謂不捕鼠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疾  
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雞乎 宋楊萬里詩曰朝慵  
午倦誰相伴貓枕桃筵苦竹牀

貓二

**增**北史曰獨孤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貓鬼  
轉入陀家每以子日夜祀之貓鬼每殺人取其財物置

於所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牽曳陀後敗  
免死 朝野僉載曰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貓  
爲厭魅頗有神靈遞相誣告京都縣邑被誅戮者數千  
餘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旣亡其事亦寢 又曰薛季  
昶爲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  
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牙爪伏門限者闈外之事君必知  
軍馬之要未旬月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舊唐書  
曰高宗寵武氏廢王皇后及蕭良娣蕭蕭罵武后曰願得  
一日爲貓阿武爲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卽足矣武后  
聞之不悅約六宮不許畜貓 北夢瑣言曰左軍使嚴



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貓一犬貓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仕邵思野說曰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餅為貓所觸割然墮地因驚得疾而薨詔錯為墓誌錯謂鉉曰此文雖不引貓事但此故實頗記憶否鉉為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日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老學菴筆記曰秦檜之女小名童夫人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命臨安府訪求及期貓不獲府為捕繫鄰民

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貓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續已編曰景泰初西番貢一貓道經陝西莊浪驛時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為驛丞使驛問貓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以鐵籠納於空室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貓之王也

貓三

增白老

雪姑

稽神錄曰建州刺史月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



日甚樂然白老將至柰何因哭入溝中數月後罷官新

政家有貓名白老於堂西得白鼠七八枚食之清異

錄曰余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曰雪姑製名獻議南

虞大博宅失去貓兒色白名曰雪姑製名獻議南

新書曰連山張大夫搏好養貓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

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曳尾延頸盤接而入以綠紗

為帷聚其內以為戲或謂搏是貓精網目曰朱泚軍

中貓鼠相乳宰相常率羣臣賀崔祐甫曰可吊不可

賀因獻洗面拱手則客至續墨客揮犀曰鄱陽

貓鼠議洗面拱手則客至續墨客揮犀曰鄱陽

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眾妖競

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貓正臥爐側

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貓耳

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駭馳去後數日

捷音至二人皆高第矣帶金鎖臥錦衾西陽雜俎

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帶金鎖臥錦衾西陽雜俎

陽出貓有褐花者靈武有金叱撥青驄色者平陵城中

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土人往往見之傳

奇曰成自虛雪夜於東陽驛寺中遇苗介立吟詩曰為

慙食肉土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

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虎威鼠將相貓法眼用金

之乃一大駁貓兒也虎威鼠將相貓法眼用金

威聲要喊露爪能翻瓦脚長善走家面長雞絕種尾

大懶如蛇又云耳薄不耐寒清異錄云貓名鼠將

過江投紙就洞呼仙北人嘗云貓不過揚子金山謂

山時翦一紙貓投水中則不思昔韓克贊嘗於汝寧帶

回一貓過江果不捕鼠山川紀異曰河南永寧天壇

山中巖有仙貓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雞犬俱升仙搏

獨貓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聞有應者

鸚鵡號其麟武則天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

號麒麟貓詩見後與裴諷蔡京開元傳信記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獸部

貓

三

萬壽寺有彬

其意蓋以諷京

五德如雞

四季捉鼠

萬壽寺有彬

萬壽寺有彬

萬壽寺有彬



師者善謔嘗對客貓踞其旁彬謂客曰人言雞有五德今吾此貓亦有之客問其說曰貓見鼠不捕仁也鼠奪其食而讓之義也客至設饌則出禮也藏物雖密能竊食之智也每冬月輒入竈信也客聞之為之絕倒

貓

一線

價直數金

埤雅云近有人收牡丹圖者叢下有

之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貓眼早暮則圓日漸午則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 記事珠曰張搏好貓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祚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直數金

### 貓四

**增詩**宋黃魯直乞貓詩曰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牖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貫魚穿柳聘含蟬 又謝周元之送貓詩曰養得貓奴立戰功將軍細柳有家風一

簞未厭魚餐薄四壁常令鼠穴空

蔡天啓乞貓詩曰

厨廩空虛鼠亦飢終宵齧齧近秋闈腐儒生計惟黃卷

乞取銜蟬與護持

羅大經貓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

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無盡貓詩曰白玉後猊藉錦茵寫經湖上淨名軒

吾方大謬求前定爾亦何知不少喧出沒任從倉內鼠

鑽窺寧似檻中猿高眠永日長相對更約冬裘共足溫

林希逸戲號麒麟貓詩曰道汝含蟬實負名甘眠晝

夜寂無聲不曾捕鼠祇看鼠莫是麒麟誤託生 陸游

贈貓詩曰裏鹽迎得小貓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慙媿家



貧策勲薄寒無擅坐食無魚 林逋貓詩曰纖鉤時得  
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嫌尸素  
在吾廬 劉潛夫詰貓詩曰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  
功客不如飯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齧案頭書 李璜  
以二貓送友人詩曰家生入雪白於霜更有敲鞍似開  
裝便請爐邊叉手坐從他鼠子自跳梁 又曰銜蠅毛  
色白勝酥搗絮堆絲亦不如老病毗耶須減口從今休  
歎食無魚 金季純甫貓飲酒詩曰枯腸痛飲如犀首  
奇骨當封似虎頭嘗笑廟謀空食肉何如天隱且糟邱  
書生幸免翻盆惱老婢仍無觸鼎憂只向北門長臥護

也應消得醉鄉侯 明文璧乞貓詩曰珍重從君乞小  
狸女郎先已辦瓊瑜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  
書遣聘自將鹽裹箸策勲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  
戲正是蠶眠二月初

**增**文明胡侍罵貓文曰家有白雄雞畜之久矣乃者棲  
於樹顛而橫遭貓啗乃呼貓俾前而罵之曰咄汝貓汝  
無他職職在捕鼠以茲大蜡古也迎汝不鼠之捕曰職  
不舉而又司晨之禽焉是食計汝之罪匪直不職而已  
也咄汝貓相鼠有類實繁厥徒或登承塵或撼戶樞或  
緣榻蕩几或踰尊馘盃或覆奩孔櫝或齧圖褫書汝於



是時儻何須臾卽不踰房闥而汝之腹以飫人之害以除矣其或不然則但據地長號跑哮噫烏雖不鼠輩之克殄而聲之所懼鮮不縮且逋矣而寂不汝聞杳焉其徂吾不意汝窺高乘虛越垣歷廚緣幹超枝攀柯摧琴而勞苦於一雞之圖鼠爲人害汝則保之雞且五德汝則屠之鼠也奚幸雞也奚辜雖則汝有不若汝無無汝則鼠之害不益於今而雞之禍吾知免夫

**增說**唐韓愈貓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唧唧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

置其棲又往如之返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貓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

**禮議**唐崔祐甫貓鼠議曰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而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母乃失其性乎貓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以若稱慶殆所未詳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埃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六





